



【编者的话】

3 月 25 日，喧闹一时的香港特区选举即将落下帷幕。这场在部分人眼中是 2017 年香港普选预演的选战，斗争之火热、论辩之激烈，让候选人、媒体、民众、看客仿佛经历了一场货真价实的“香港最高领导人”选举。然而剥开目不暇接的丑闻、候选人抛出的劲爆秘辛、媒体露骨撕咬这层炫目的外衣，第四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的根本，仍是由 1200 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最终经中央政府任命，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小圈子”选举的过程。

那么这场看似万众瞩目的选战在公民心中如何定义？不同阵营的厮杀为香港社会带来何种影响？3 月 25 日以后的香港会起怎样的变化？针对这些更为核心的问题，本期周刊尝试提供线索。



此次大选一路纷纷扰扰，僭建風波、西九疑雲、参选争议，你方唱罢我登场，话题不断、丑闻漫天，而能体现民主选举的真正功用，彰显民主进步的有效言论、政纲却鲜有出现。许骥疾呼“这样的特首选举非改不可”表达“蒙羞”的心声，混战也被莫乃光形容如同特首金像奖的闹剧，无论主角、配角、导演怎么极力表演、卖力指挥，“唯一肯定的，只能做观众的，最是可怜。”练乙铮则对香港史无前例的“当权派之间的对骂”，提出“合纵连横”的“板块论”分析，直指两位主要候选人的竞争全然来自“背后两大板块的欲望和利益”，深析京官权利与本地资本的进化关系，为选战秀勾勒出“庐山真面”。在此面目下，陈建民将公众利益随时被牺牲的不幸，归结在缺乏普选制衡、小圈子选举的丑恶等制度问题上，更倡导选委“投白票”以捍卫香港核心价值。

探究如此激烈的民间声音究竟从何而来，我们需要回归香港特首选举制度的核心。梁文道“和内地朋友说香港政改”一文中解释了选举制度中备受非议的症结之一----“功能组别”，指“这些界别很容易形成网络，被少数人操控。”而梁文道提及“功能组别”的殖民余孽背景，在罗永生的《功能主义的殖民法西斯回魂记》中全面展开，罗分析其有不断以自身的存在来加深社会分裂分化的“反功能”，出现在今天的香港实则为“法西斯主义回魂”。叶荫聪则以法国民主改革过程为鉴，分析“贯穿 19 世纪的法国政治歷史，是底层人民不停地以人民主权之名，争取普选权，以及在公民社会中实践人民主权”，借以反观当下香港选举制度的进程。

选举战斗终将面对一个结果。本期周刊最后一部分，选取蔡子强、沈旭晖对这番特首选举的总结与冀望。不论结局是谁人当选亦或流选，这场选战的过程已对香港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与之紧密相连的大陆会否在此影响的辐射下有何变异，如同我们等看 3 月 25 日的大结局一样，唯有拭目以待。

为方便读者理解文章内容，本期周刊设置“特首选举 ABC”栏目，以问答形式扼要解释与选举相关的内容，希望有所帮助。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洞见专栏】

图解香港“大选”

读图识政治

我在中国 Co-China

政见 CNPolitics.org

香港 "大选"

2012 MARCH 25 投票日

?

董建华 1997-2005

曾荫权 2005-2012

? 2012-

猪 戏称

双英对决 猪狼对决

狼 戏称

390人提名

唐英年
曾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财政司司长及政务司司长，从政20年。

305人提名

梁振英
全国政协常委，曾任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曾任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

188人提名

何俊仁
现任立法会议员，屯门区议会(乐翠选区)议员，民主党主席。

“亲建制派”
泛指通常拥护或很少批评特区政府现有制度的政党和人士。

“泛民主派”
泛指反对现有秩序，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选的政党和人士。

我在中国 Co-China 論壇

谁来投票？

CNPolitics.org

所有香港公民一人一票？ **NO！**

参与投票的是按界别分组产生的**选举委员会**，它分四个界别，共计1200人组成。（注：由于种种原因，今年选委会实际人数为1194人。）

第一界别



小计:300人

第二界别

会计界 30人
法律界 30人
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 30人
工程界 30人
中医药界 30人
医学界 30人
卫生服务界 30人
资讯科技界 30人
教育界 30人
高等教育界 30人

小计:300人

第三界别

渔农界 60人
劳工界 60人
社会福利界 60人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 60人
宗教界 60人

小计:300人

第四界别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36人
立法会 70人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51人
乡议局 26人
港九各区议会 57人
新界各区议会 60人

小计:300人



界别很容易形成网络，被少数人操控。比方说"会计界"，会计这一行的主要客户就是香港那几十家大财团，所以"会计界"的代表在做任何政治决定之前，都不能不看后者的脸色；又由于那些财团的生意够大，横跨多个领域，在几个界别里头都有投票权，所以有时候一个家族，就能影响好几个界别的选情。

梁文道
香港文化人

选举规则：两轮投票制

CNPolitics.org





候选人

第一轮投票（3月25日）
是否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600票）的有效选票？

否 → 淘汰得票数最低的候选人

是 → 当选

第二轮投票
是否有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

是 → 当选

否 → 流选
重新开始整个流程

当选 → 中央政府任命

这种制度对于占上风的阵营来说，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减少选举的不确定因素，避免因阵营分裂，有多于一人参选造成分票，导致最终由少数派突袭成功的局面。



蔡子强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教师





选举辩论

CNPolitics.org





候选人丑闻

CNPolitics.org



唐英年：“大宅风波”

唐英年大宅被发现有违章建筑：一个集影院、品酒室及浴池于一身，面积达200多平米的“地下行宫”。港媒出动吊臂车，高空拍摄宅内情况。

唐英年：婚外情

被揭发出有婚外情和私生子后，唐英年承认在个人感情上曾经有缺失，深感悔疚，但已获太太谅解。

梁振英：“西九门”

梁振英在十年前举办的西九龙填海区概念规划设计比赛中担任评审，但被指涉嫌漏报利益。立法会已开始调查。



梁振英：阻商台续牌

梁振英被指曾企图以缩减商业电台续牌年期的方法，威胁该台不再批评政府，打压言论。但梁本人予以否认。



期待普选

CNPolitics.org

泛民主派人士和香港民间社会曾多次采取行动，先后要求在2007年和2012年实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均遭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决定时间表：2017年可以一人一票普选特首，2020年可以普选立法会。

参考文献：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维基百科
梁文道：和内地朋友说香港政改
蔡子强：两轮投票制漫谈



Co-China论坛 & “政见”团队联合出品

作者：张韧刚 方可成 王陶陶

https://cochina.org/
http://cnpolitics.org/



【特首选举 ABC】

1、现在我们说的“香港大选”到底在做什么？

2012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是为选出第四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将于 2012 年 3 月 25 日举行。2012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不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2、不实行普选，那么 2012 年的特首是谁选出来的？

根据《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正案规定，行政长官由一个选举委员会根据《基本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该选举委员会共 1200 人，循四大界别分组产生。

3、常听到的“功能界别（组别）”是指？

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设定于殖民地时期，当时称作“功能组别”。目前“功能界别”是指选举委员会中以行业为准的群体划分，一个界别下设若干界别分组。目前分为四大界别各 38 个界别分组，分别为工商、金融界（300 人）；专业界（300 人）；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300 人）；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300 人）。

4、什么人可以参选特首？

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获得选举委员会至少 150 名委员提名，即总人数的八分之一，不设提名人数上限，而每名委员只可提名一位候选人，即不可能出现多于 8 位候选人的情况。此次参选的候选人有：唐英年、梁振英、何俊仁。一般被认为是唐英年与梁振英的“双英之战”。

行政长官的参选资格为：

- 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没有外国居留权；

- 年满 40 周岁；

- 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 20 年；

- 未曾连任；

5、【候选人】CY 是谁？

第四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候选人之一，梁振英（1954 年 8 月 12 日）。大紫荆勋贤，JP(太平绅士)，生于香港，籍贯山东威海，昵称 CY。参选后多被媒体称为“狼”。前香港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行政会议召集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梁振英亦是戴德梁行亚太区主席。梁振英在香港回归前曾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2011 年 11 月 27 日以“齐心一意 撑香港”为竞选口号宣布正式参选。

丑闻之一：唐英年在首轮特首选举辩论中指控梁振英 2003 年的高层会议上，提出缩短商业电台续牌的牌照时间，指他打击言论自由；再指控梁在 2003 年政府的高层会议讨论硬推《基本法》23 条时，曾说过“始终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催泪弹对付示威者”。梁振英批评唐捏造事实，无中生有。

商台前节目主持郑经翰表示，曾听闻其中一个版本是当年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梁振英要求缩短商台牌照年期，但他不肯透露谁向他披露消息。前商台一台总监梁文道亦表示，他曾从政坛中人听闻，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主张缩短商台牌照。但由于是二、三手消息，因此多年未谈及此事。

独立媒体（香港）发表声明，要求特首曾荫权交待商台续牌事件真相。声明中表示言论自由是香港作为一个廉洁、公正社会的基石。商台当年因为腰斩郑经翰和黄毓民两个时事评论节目，导致 04 年连续第二年五十万人大游行。而独立媒体（香港）也是在香港言论自由日益收窄的背景下成立，希望以民间力量，捍卫这空间。

6、【候选人】“猪狼之争”里“猪”指谁？

第四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之一，唐英年（1952 年 9 月 6 日）。大紫荆勋贤、GBS（金紫荆星章）、JP，生于香港，籍贯江苏无锡，出身富裕的纺织业世家。从政 20 年，担任过香港工商及科技局局长、财政司司长、政务司司长。2011 年 11 月 26 日以竞选口号“明天在你我”正式宣布参选。

相对梁振英被喻为“狼”，唐英年多被评论家形容为“猪”。 外界将唐梁大战比喻为“猪狼之争”。

丑闻之一：2012 年 2 月 13 日，唐英年大宅被揭发地下僭建，最初唐辩称是工人“挖深了”，地库只用作摆放杂物。后来于 2 月 16 日晚上，唐英年及其妻郭好浅召开记者招待会，承认有僭建地库。

7、【候选人】谁是泛民主派代表人？

何俊仁（1951 年 12 月 1 日），现任立法会议员，屯门区议会（乐翠选区）议员，民主党主席。他于 2011 年 10 月 4 日宣布有意争取民主党和泛民支持参加特首选举。他于 2012 年 1 月 8 日胜出泛民主派初选，成为代表泛民主派的唯一参选人。2 月 14 日，何俊仁以“公义香港 理想生活 向霸权宣战”竞选口号正式参选。

8、香港泛民主派、建制派怎么区分？

泛民主派是香港传媒及学者等由 2004 年起常用的词汇，泛指支持香港推行民主及普选的政治和社会人物、组织。这批人由于抗争手法、路线及社会经济立场的不同而分裂为多个党派及团体，主要包括民主党、民协、公民党、新民主同盟、工党、社民连等党派。

建制派泛指通常拥护或很少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现有制度作出抨击和批评的政党和人士。建制派并非一个组织严密政治联盟，只是相对泛民主派的政治立场而言划分的派别，主要党派包括民建联、工联会、自由党等。

（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3/特首选举 abc/）

【返回目录】

【乱】

9-1 许骥：这样的特首选举非改不可

“我也认为，香港大选其实比台湾大选更值得内地民众关注。尤其是有朝一日香港能够实现普选，其对北京政府的意义将是空前重要的。按照《选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一书作者的说法，这意味着北京政府首次允许在其控制的领土上，实施西方式的民主选举，选出最高领导人。”



由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内违规进食引发的“中港矛盾”大讨论尚未平息，香港特首选举的负面新闻再次把舆论闹得纷纷扰扰：唐英年僭建风波、梁振英西九疑云、何俊仁叶刘淑仪等人的参选争议，就连现任特首曾荫权也未能幸免，卷入富豪款待、深圳豪宅的丑闻。香港怎么了？被传统“绅士国家”治理一百多年后的香港，诚如台湾作家李敖所说，其民主修养简直是“离伦敦越来越远，离台北越来越近”。身为香港人，我亦不得不为之蒙羞。

2 月 21 日晚上，我来到九龙塘约道唐英年府邸门外，参加由网民发起的“全城默哀，向小圈子选举开战”行动，遇到几个来自内地的学生，跟他们聊了几句。我问他们怎么看香港大选，跟看台湾大选有什么不同？学生的回答概括如下：看台湾大选比看香港大选有意思，但和台湾大选相比，香港大选和内地更有关系，因为香港毕竟是回归的地方。我也认为，香港大选其实比台湾大选更值得内地民众关注。尤其是有朝一日香港能够实现普选，其对北京政府的意义将是空前重要的。按照《选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一书作者的说法，这意味着北京政府首次允许在其控制的领土上，实施西方式的民主选举，选出最高领导人。

很多人认为香港的特首大不了相当于国内一个“省长”，谁来当根本无所谓。这其实是对特首的不了解。根据《基本法》规定，特首虽最终要由中央政府任命，但前提必须是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特首不仅是“香港特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区”，同时也是“特区政府的首长”。这种领导人地位，使他拥有远远高于“省长”的权力，“如提名主要官员予中央任命、特赦犯人和委任法”，特首甚至有权解散立法会。加之香港的特殊地位，除无军队和外交



外，其在国际上均享有“国家”级的待遇（如奥运会、WTO、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特首外出访问，往往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礼遇。因此，特首之地位更显重要。

很多人都以为香港是“民主社会”，殊不知香港其实是有自由、有法制，但无民主。这样的社会是怎样形成的？或许要追溯香港的近代史——英国在它的殖民地广泛推行 18 世纪“佐治三世模式”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有“一个强势的执政政府，一个相对较弱的立法机关及一个独立的司法部门”。该制度在 1997 年香港回归时得以延续。所以，香港市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来自法治的保障，香港也拥有全东亚最具活力的媒体，以及对政治高度关注的市民。但是，当东亚很多“第三世界”地区都已享有民主的时候；如此富裕、选民素质如此高的香港，却仍不能拥有一人一票。（想象一下，缅甸的选民有多少是文盲？）

如今的特首选举，还局限于 1200 人的“选举委员会”（简称“选委会”），故而被称为“小圈子选举”。问题是，拥有选出特首权力的这 1200 个选委会成员亦非普选产生。他们在“功能组别”制度的护航下，只代表部分群体的利益（例如今次提名唐英年的“四大地产商”）。虽然曾有北京的官员为功能组别制度辩解，称功能组别占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 90%。但问题是，难道只有有钱人才有资格代表香港吗？去年在美国轰轰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针对少数派的霸权。

最为关键的是，普选并非香港部分民主派的“无理要求”。早在制定《基本法》时，就已明文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所以，普选作为政治的目标，是法律赋予的权力。

2012 年，不少人说是“末日之年”。我不信世界末日的怪谈，但我希望 2012 特首的“小圈子选举”将成末日——这样的特首选举非改不可！2017 年，香港能够实现普选，一人一票选出能代表香港民意的特首，别再出现董建华这样因“脚痛”而辞职的特首。普选之功不在香港，在中国；不在 2017，在千秋万代。

（许骥，《出版人》杂志专栏作家，《明报》记者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35b560102dv2t.html）

【返回目录】





9-2 莫乃光：特首金像奖最佳闹剧



“唯一肯定的，只能做观众的，最是可怜，真的应该希望这只是一场闹剧，可惜，这是现实中的悲剧，未来五年注定的乱局，我们连自求多福都几乎无能为力，难道唯一能做的，还是上街让阿爷点点数目，逼导演换角？我们观众何时才能当导演？”

香港特首金像奖选举，由喜剧变闹剧，再混合变成悲剧。谁是最佳男主角？（至少暂时未有女士能加入参选。）谁是最佳配角？唯一的导演，又能否得奖？

首先，特首选举的主角当然是特首候选人。让我们看看男主角的候选名单。

一号，梁振英

梁振英，绰号“狼”。在金像奖历史中，亦正亦邪的角色，一向给演员较阔的发挥空间，擅演这些角色的演员，不少都是经常得奖的演技派，如积・尼高逊和辛・潘。

在现实角色中，梁振英受观众（是的，香港市民只是观众，他们没份投票，有份投票选出金像奖得主的只有一千二百位金像奖选举委员）欢迎，是因为他代表“改变”，现而，戏情却是峰回路转，其实他在担任政府行政身分比他的主要对手反而更长！

虽然梁振英得到观众支持，但观众始终是观众，金像奖不是由“票房”（支持度）决定，选举委员中却出现“ABC”暗涌，即“Anybody But CY”（“任何人也好，除了梁振英”）。观众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圈内人”害怕或不喜欢或不接受梁振英？笔者也没有标准答案。



二号，何俊仁

何俊仁，绰号“铁头”。不少人都认为，他其实角色似配角多于主角，获分配戏份不多，不会得奖，他自己从获提名起已清楚，亦有自知之明。

不过，相信大多数观众都会同意，何的角色一定是“正派”，至少，没有什么诚信问题，唯一不利他的是他与整套戏的导演（绰号“阿爷”）不和。不知道为什么，听众知道他不会得到导演特别照顾，就对他不太感兴趣，即使他在努力演好“良心”角色，观众就是认为他缺乏“行政经验”，就认为他不能演好主角，无能力执政。

三号，唐英年

唐英年，绰号“猪”。过往得奖的最佳男主角，这类型角色可也不少，包括《阿甘正传》的汤·汉斯和《手足情未了》的德斯汀·荷夫曼，都是蛮讨好的角色。不过，可能大家都未能够接受，这样的角色，怎能当特首？

然而，曾几何时，观众都以为甚至接受唐英年为真命天子，他之前演财爷和政务司司长的角色时，大家都颇为受落，甚至还一直说他“脚头好”，是运财童子，怎样一下子把他由天摔下地？诚信，固然是大问题，观众对他不满是有道理。

不过，笔者又不禁想起另外一套经典：一九七九年彼得·斯拉的《富贵逼人来》（Being There）。大家看看就知道笔者为什么会这样联想了。

最佳配角，一群超龄小学鸡！

谁是最佳配角？热门当然是由刘梦熊、陈永棋等梁、唐营支持者代表的一众港区政协、人大代表，他们在北京外景上演一场“抢凳仔”闹剧，争相与“大老板”握手，之后再加演一场互数不是，把超龄小学鸡的角色演活了，令观众完全感受到他们的无聊、白痴，把这反映不民主的小圈子假选举的剧情，活现于观众面前。

阿爷（北京政府）还是不是最佳导演？

至于最佳导演，还是不是唯一的导演——阿爷？在之前的特首选举颁奖礼上，阿爷一直能掌控剧情和演员，这次就不一样了，究竟戏情结局如何，阿爷莫说做导演，似乎连剧本也遗失了！

始终，没有观众会相信，阿爷是新派浪漫主义导演，给演员完全自由；阿爷始终要控制结果，但现在结果却似乎难以触摸，这是故弄虚玄？一次选举后还要不要加时再赛？三月二十五日，我们才可能知道阿爷什么葫芦，卖什么的药。

不过，也许，到时我们也不会知道。唯一肯定的，只能做观众的，最是可怜，真的应该希望这只是一场闹剧，可惜，这是现实中的悲剧，未来五年注定的乱局，我们连自求多福都几乎无能为力，难道唯一能做的，还是上街让阿爷点点数目，逼导演换角？我们观众何时才能当导演？

（莫乃光，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公共专业联盟副主席。曾在多份香港报章撰写专栏，主要评述信息科技的发展，间中亦有一些关于政治方面的观感。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3/特首金像奖最佳闹剧/）

【返回目录】

9-3 练乙铮：唐梁争霸搞合纵连横 媒体围观竟呐喊抬轿

“唐要维护其最大板块既得利益，采取守势为主，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令其更加绵密。梁的二线板块，未得利益比既得利益多，因此采取攻势，务求突破现状、变天（阿二变一哥）；梁营要达此目的，不取得管治权就根本不必想。是板块利益之争，二人的脾性和外貌给人的印象其实并不重要。”



唐梁之争，最近多了一个看点：彼此都用了一直以来专门对付民主派的话语攻击对方。梁营的一位有名势支持者写博，直言唐是英殖美帝走狗；唐则对梁的“扶贫委员会愈扶愈贫”说极为反感，指梁乃为批评而批评。后者是弱势防守之下的反扑，令人想起特区政府官员在立会应付质询时的窘态，蹩脚而无力；前者则是文革式往死里整的主动割喉出击，又或者是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动时用的那种喊杀标语。

当权派之间对骂，在大陆司空见惯（特别是在获证实的小道消息里），在香港则是史无前例。由此可以窥见，所谓“君子之争”，肯定并非如坊间一些想象那么简单，港人若只看表面，把希望寄托某某人身上，到头来必然后悔；学者、论者，还有传媒，单凭听其言而埋其堆，到头来肯定要丧失公信力。

诚然，在民主国家里，媒体公开表态支持某候选人是常有的事，但这里当权派搞的是黑箱作业，背后谁在发功发什么功，大家都不知道，故不可同日而语。小圈子里的事，可以围观，能看清一点点真相便了，何必急于表态、插手、尝试影响结果，甚或无中生有替之填上种种“民主色彩”？

有关真相不易得，评论界于此事的责任，不外试图让大家看清楚这个小圈子内斗的本质及其后果。笔者有关梁唐的评论，以这个为原则，今天这篇文章，提出一个“合纵连横”架构分析唐梁之争，本意也是如此。

一进一变差异突显

七十年代与中共组织沾过边的社运过来人都知道，每一个“白区”左倾政治团体无论大小，内里少数两三个最有影响力的积极人后面都有一条“线”，这些线都和共产党直接有关，不尽相同且互不重叠，而线的份量，则系乎团体的重要性。线和线之间，利益、任务、对具体工作的观点和意见，经常不一致，引致这些团体本身的领导层里产生各种可大可小的“路线斗争”。

上述的线及其牵动的斗争都十分隐蔽，团体内其余少数核心人不甚了了，其他人更不知原委，甚至不察有事发生。这些内斗可以很残酷，大家不看司徒华的自传，不知道香港小小一个左派群众团体里，都算是“自己人”、“围内人”了，但在自上而下、自内地而本地的党线支配下，派系斗争竟如斯剧烈，以至一些人最后给“扫地出门”，彼此之间的怨恨，五十年不变。

这种现象，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不矛盾；一元化领导是斗争的阶段性结果，斗争是达致一元化领导的过程。受中共控制的本地当权派一分为二，衍化出唐、梁两大阵营，由不同乃至相左的的党线主导，内因由来已久。党线已成为主导唐梁斗争的纵轴。

三十年前按此纵向结构分析左倾政治团体的动向，大体够用，但三十年后今天有钱财考虑，便必须加上横轴，尤其因为唐、梁两大阵营后面都是大资本家，属于不同板块的大财团。唐代表的板块，乃本地一线资本家及其利益体系，覆盖之广，自不待言。梁背后的板块，则以本地二线资本家为主，地产色彩相对更浓，公私一脚踢，总体霸权实力却稍次。这个状况反映在唐、梁二人的心态、策略和口号上，至为明显。

唐要维护其最大板块既得利益，采取守势为主，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令其更加绵密。梁的二线板块，未得利益比既得利益多，因此采取攻势，务求突破现状、变天（阿二变一哥）；梁营要达此目的，不取得管治权就根本不必想。是板块利益之争，二人的脾性和外貌给人的印象其实并不重要。此境况下，唐的面貌自然较保守，口号是“稳中求进”，以稳为主，进多进少，关系不大；梁的面貌则必然强调进取，“稳中求变”的口号里，以变为主，不变天不达标。一字之差，道尽二人背后两大板块欲望和利益！

此外，我们还可留意到，唐板块因为有更多的利益要保守，故与曾政府这个最大的政经现状维护者耦合之处较多，而曾派继位之路既绝，把政治筹码让渡给唐，顺理成章。反观梁板

块，为求打破现状，必与曾政权建立的决策有较多矛盾，故梁本人近年多次不惜以行会首要成员身份批评曾政府，逐步公开与曾派对立；此非有利阵势，加上板块实力较弱，故梁营要找支撑，只得高姿态乞灵民粹，于是梁比唐更积极说话讨好各界：讨好中产，讨好下层，讨好知识界，乃至讨好处于现体制边缘的那部分社福界，其不惜一改过去反建居屋的论调，便是最好例证（梁背后的地产商，在董政府年代反建居屋最力。笔者当年乃房委会委员并任职中央政策组，对此事知之甚详）。

纵横交错权财交织

唐、梁背后的板块利益，是主导二者争霸的横轴。

有关此点，港人必须清醒：无论是唐营说的“进”还是梁营说的“变”，首先都指板块而言，以板块利益为依归；若以为他们在在关心香港社会整体进步和变革，那就是给糊弄了。如果我们眼见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事事迁就权与贵，并不以最大多数市民利益为依归，那么我们怎能相信后面是赤裸裸板块利益的梁唐，所说的“进”和“变”，是市民大众心中渴求的那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和变革呢？不排除在舆论压力下，两个阵营为求得体好看，现阶段猛开期票，上位后稍施恩惠意思意思；但若社福界有些人饮鸩止渴，听了某营一些好话便为之背书，则是无意中给利用了。

纵横轴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纵线控制与横向板块的有机关系。

曾荫权既无祖荫也无资格代表任何板块，只能乖乖接受党的纵向领导，主仆关系很简单；但唐梁有庞大板块财力撑腰，与京官关系绝非一般的主仆关系，而是大体对等的钱权关系：钱因权生，权因钱活，两者正好交易。大陆今天几乎无官不贪，以至温总最近提出党国道德滑坡的严重警告，可见今天的党员干部，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造成的”，而处理香港事务的位子，对京官而言，都是肥缺。

据此二点，笔者断言，曾政府之后不出数年，纵线与板块因钱权互利关系，将更加如胶似漆，纵有灰暗交易而廉署亦莫奈之何。板块之间的斗争固然你死我活，线与线之间的利益矛盾亦将不遑多让，各方宜多加分析。梁营的横向板块实力较次，但在纵线的某些方面明显占优；梁本人的党色彩浓厚，刚毅木讷党性强，与其背后党线的关系易深化，较能调动那部分党组织自上而下输送各类资源，补其横向板块实力之不足。

在这个纵横轴框架之下，大家可以问很多也许没有人想过的经济政治问题。例如，李鹏在港家族集团势力，和本地哪些家族财团拉帮结派呢？其派系的党线伸到唐梁两阵营的哪一个里起支持作用呢？又例如，若梁当特首，梁因上述与党关系，其背后党线会否更明显控制特区政府，甚或加倍高调在香港活动呢？果若是，则届时港人与特区政府之间的矛盾，将更大程度更直接转化为港人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

煲呔(代指曾荫权)民望接近清盘

如此，目下逐渐升温的港人厌内、仇内心态会否更加强烈？不从上述纵横框架分析这些大问题，难以看清本地特首“选举”的深层性质、庐山面目，以及谁胜谁负对香港未来的政经影响。目前坊间流行的各种关于特首“选举”的论调，每每流于皮相，盖由乎此。

例如，“小圈子游戏论”只道出真相的一小半，茶余饭后用作谈资未尝不可，论实质却未免空泛。此论忽视大陆党内斗争的残酷现实及其在港的必然伸延、忽视京官权力与本地资本的进化关系，把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利益拼搏，漫画化为一幅“排排坐、阿爷分饼仔”的纯洁童漫，以至当权派为掩真相也很受得落。

又例如，“民望决定论”破绽甚多，且对何为“民望”没有起码分析。京官挑特首，当然重视民意或民望，但绝对不是现时所指的“即日鲜”、“五时花、十时变”的民间情绪。笔者说过，北京要的特首民望，是长年累月积集起来的坚实的能力声望，此等声望转化成政治本钱，可以用来替北京做港人不喜欢的事（如推二十三条或限制学术自由）；做事过程中，特首必须以他的这种民望支付成本逐步消耗尽净。曾荫权是一个最佳例子。

当初，曾的民望高而质坚实，是几十年来当公务员埋头苦干累积来的，港人清楚而北京正觉合用，让他当特首有原因；其后他玩手段百般阻挠民主进程，替北京干出成绩，民望因此拾级而下（还有其他原因），现在接近清盘，大体符合北京理性期望。

这种真民望，唐勉强可说有一丁半点，梁则半点没有（笔者曾把他比作没有开过车而非常善于指东点西的教车师傅）；如此，北京二选一，会是基于每周每月大不同的情绪民望差距么？就算此等民望是真民望，北京会任由港人表达而按之挑选特首么？有朝一日，港人钟意一个有民望的民主派怎么办？覆水难收，北京岂会搞“你写单，我照办”？有人提倡网上投票显

示民意，立即被骂“违反基本法”。仅此一点，便知唐梁之争，绝不会轻浮得按港人民意情绪决胜负。

2017 年若是真普选，按“六四黄金律”，当权派参选人的对手，必是瞄准泛民那六成选票的实力派；这个人多半不是泛民政党某一头面人物，而更可能是一位相对开明、民主派肯接受、有长年做实事、有魄力的企业家、高官或专业人士。如此，当权派将有大敌，故今年断不会打内耗战，加剧板块对决。

可以围观不可投入

但后二者都在进行中，故 2017 年一定是假普选，当权派根本不必搞“演习”。既非“演习”，到底是什么？大家看看：唐、梁二营开战，负面攻击从扒桃色粪到彼此侮辱（梁公开说对方蠢；唐的文胆一再咬着对方背后一名金主称他“高个子”恶意挖苦），从揭对方一把手的疮疤到互揭对方政策弊端，笑里藏刀棍棍到肉愈发迅猛。道理和事实俱在，说明梁唐今年打的是真仗，即党线加板块之间的利益对决。

董政府曾经明益一方，一些原先大力支持他的二线资本家捞不到油水很不满。曾政府治下，尽管政治上搞“亲疏有别”，但公务员式的处事方法，还勉强可在财团板块之间维稳。若下一个是唐政府，则二线资本家不但翻天无望，板块还必然被压缩，直接影响其党线利益（后面必然拖带某些国企陆企）；如此，梁营怎按捺得住，乖乖像幼儿园小孩儿般“排排坐、吃果果”？都说梁先生年轻，来日方长，何必那么猴急？殊不知，他等得（N 届不嫌多），背后的党线和板块势力也等不得。

这是一场动真格的假选举。动真格，所以才那么好看，值得市民围观、媒体报道。是假选举，所以才那么难看，论者只宜客观分析两营争霸，不宜美化事件，更犯不着真情归边、公开替某方呐喊抬轿。

（练乙铮，香港传媒工作者。1995 年加入《信报》任总编辑，1998 年转任港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2007 年重返《信报》任主笔，2010 年初离任。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3/唐梁争霸搞合纵连横-媒体围观竟呐喊抬轿/）

【返回目录】



9-4 陈健民：用白票维护香港核心价值



“在这种向商界倾斜的体制下，如果不是有‘选票’来平衡‘钞票’，公众利益随时被牺牲得一干二净。不幸的是，现时特首的小圈子选举、立法会的功能议席和分组点票安排，正是在缺乏普选制衡的情况下，恶化官商勾结。”

皇帝把童子阉割了。一天，皇帝闯入宫中的澡堂，遇上那小太监，打量了他有欠成熟的身子一会，不禁问：为什么你发育如此不正常？

被阉割的政治制度

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说香港今次选举做不到君子之争，他认为刚过去的台湾大选较为成熟，马英九和蔡英文都不用黑材料，而是比并理念和政纲。王又提出 2017 普选是好事，但短期内政党政治发育仍有问题，主要是过去只着重培育商业人才而忽视政治人才。

叫那小太监如何回应是好？

小圈子选举丑态尽现

民主制度既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政客与资本的关系自然纠缠不清。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少数资本家的利益为何不会被多数的工人阶层所侵害？那有赖庞大的中产阶级作为贫富两极的缓冲，他们取态温和，既不想吓怕资本家，又同情基层困境，结果票投中间力量，抑压激进的政策主张。此外，选举工程需费甚巨，资本家透过政治捐款，无形中钳制政党的政策方向。最后，不管左翼或右翼政府上台，GDP 增长、就业率等经济表现已成为管治能力的最重要指标，民主政府为鼓励投资，自然向资本家靠拢。在这种向商界倾斜的体制下，如果不

是有“选票”来平衡“钞票”，公众利益随时被牺牲得一干二净。不幸的是，现时特首的小圈子选举、立法会的功能议席和分组点票安排，正是在缺乏普选制衡的情况下，恶化官商勾结。

唐在僭建事件中展示的薄弱法治意识、诚信破产和应变能力低下，已清楚显示他出任特首只会带来深重的管治危机，但结果仍获大量工商界选委的提名，反映他们只求推举保护既得利益的人物，而置法治和诚信于不顾。一个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经过小圈子孵化成为特首，与利益集团的纠结变得无所忌讳，在私人飞机、游艇、豪宴、总统房、豪装退休大宅等等包围下，我们如何期望特首能不偏不倚，成为香港良心？曾既如此，出身豪门的唐会更秉公办事，平衡各方利益？

小圈子选举肮脏之处，看梁营最近闹出涉嫌以江湖人物“招呼”乡事选委可见一斑。这种选举制度间接鼓励拉帮结派、台底交易甚至威吓，候选人不单要洁身自爱，还要驾驭身边支持者不能越轨。月前我出席民主党春茗，何俊仁为了避免贿选之嫌，整晚没有出席活动，而在座的选委嘉宾还要自掏腰包购买入场券，和“江湖饭局”的风格反差太大。但无论何俊仁如何着重操守，只要他欠缺北京的祝福，传媒只会将他搁置一旁，然后被“狼猪混战”扬起的尘土遮蔽。港人在这种扭曲的选举制度下，即使在民调中亦无法作出公平的抉择。

用白票捍卫核心价值

北京现在很头痛。这场伪君子之争，令中央后悔让子弹飞一会，弄得建制派撕裂至此，丢人现眼，但我却认为全靠这样的竞争，那些丑闻可以及早曝光，否则待唐生当上特首后，一面清拆新界僭建物，一面爆出他的“地下情”，只会引发全面危机。如果不是媒体爆出梁营的“江湖恩怨”，市民又怎晓得围在梁生身边有一些“恐怖分子”？将来梁当了特首论功行赏，由像刘梦熊的人任保安局长处理江湖事或教育局长继续向学者施压，恐怕特区每天都会风风雨雨。其实全世界选举哪里未出过丑闻？民主制度可贵之处是让选民自己判断候选人的人格、理念和能力何者为重。香港可悲之处，是我们只能在自家门口隔岸观火，任由群魔乱舞定出治港“英豺”。一个候选人失诚信、欠能力；另一个同样备受诚信质疑，更未就民主、自由、法治等问题说过一句令人放心的话。

为了捍卫香港核心价值，请各选委投白票，让这个被阉割的选举制度的主事者在流选的阵痛中重新思索，你要给香港怎样的一个领袖？你要将香港带去什么方向？最少，流了选，我们多了爱国爱港的刘梦熊向中央争取普选！

（陈健民，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集中在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3/用白票维护香港核心价值/）

【返回目录】



【解】

9-5 梁文道：和内地朋友說香港政改--何谓功能组别？



“所谓‘功能组别’，就是香港立法会内那三十席代表不同社会界别的席次，例如‘工程’、‘金融界’、‘会计界’、‘地产界’、‘商界’、‘金融服务界’、‘工业界’、‘纺织界’和‘饮食界’。这三十个界的代表和地区直选产生的三十位议员享有同等权力；但一位地区议员代表背后是数以万计的普通百姓，而一位功能界别议员则只要搞掂业内几千甚至一百多票就行了。”

一．　　何谓功能组别？

每当有关香港政制改革的新闻传入大陆，就总会有人在网上留言，批评“怎么香港人以前不向英国争取民主，现在回归了才来争民主呢？”。每次看到這种言论，我都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首先，它的前提是错的。香港人的民主运动成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早在英殖末期，今天台面上的民主派就经是当时十分活跃的政治人物了。所以说出这种话的大陆网民根本就不了解香港。其次，这句话把重点放在了向谁争取民主这个问题上面，而非争取民主本身；似乎民主运动本身没有内在道德价值，是非对错全看你是在向什么人争取民主。

这难道不是一种价的移位和错置？难道香港人在回归之后变得更加渴慕政制的民主化，就是不爱国了吗？说来令人神伤。九七以前，有些人担心未来的政治局面会变得更加闭锁；但也有一部分人深信在摆脱了一百五十七年的外来殖民统治之后，我们当家做主，中国人自己施行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实在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一件事。为什么香港政制改革會演成争论不断的艰难局面？又为什么反而引来部分内地同胞的非议呢？这件事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我们不妨从最为人关注的立法会“功能组别”说起。所谓“功能组别”，就是香港立法会内那三



十席代表不同社会界别的席次，例如“工程”、“金融界”、“会计界”、“地产界”、“商界”、“金融服务界”、“工业界”、“纺织界”和“饮食界”。这三十个界的代表和地区直选产生的三十位议员享有同等权力；但一位地区议员代表背后是数以万计的普通百姓，而一位功能界别议员则只要搞掂业内几千甚至一百多票就行了。

不只如此，某些界别的选民基础还不是个人票，而是公司票。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位地产经纪虽然是地产业内的一员，但他并没有选举地产界议员的权利；真正有权投票选代表的是地产公司。比如说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它的董事局才有资格投下这神圣的票。这三十种界别到底是什么逻辑基础上区分的？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商界”为何有两个代表？也没有人能提出合理的解释。至于“工业”和“纺织”，“金融”与“金融服务”为什么会各自分开；而“教育”又不按大、中、小学划成三张票；那就更没办法说明了。

我们只知道这些界别很容易形成网络，被少数人操控。比方说“会计界”，会计这一行的主要客户就是香港那几十家大财团，所以“会计界”的代表在做任何政治决定之前，都不能不看后者的脸色；又由于那些财团的生意夠大，横跨多个领域，在几个界别里头都有投票权，所以有时候一个家族，就能影响好几个界别的选情。

二．香港政改中的殖民余孽

财团能影响到数个界别的选情，就更加不要说这些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还是地区直选的选民。与此同时，立法会内还有分组点票的机制，任何一项议案的通过都是多数票决，且需分别在“功能界别”与“地区直选”这两大傀儡各自得到半数以上的支持。它的毛病很明显，但我们还是再举一个例子来演示一下。比方说香港卖楼的方式一向为人诟病，广告宣传常常夸张不实，很多买家直到付交订款那一刻，都还不晓得自己买的房子究竟有多少实用面积。假设今天政府提出项保护消费者的法案，意图杜绝这些问题。再假设全港市民直选出来的那三十位议员也都很支持这个法案，全票赞成。可是到了“功能组别”那一块，只要有十五个议员反对，这项深孚民意的议案就会被否决掉了。换句话说，全香港数百万人意见在议会里头可以很轻易地被十五个只代表自己业界的议员推翻，而那十五个议员在这件事上很可能是几个超级财阀的代言人。 什么叫做以一敌万？ 这就是最好的示范了。

为什么香港会有一套这么古怪不平等的议会制度？这还得从历史说起。历史上除了香港，只有两个政权实行过这套议会设计，那就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是种深受法西斯独裁政权与殖民帝国欢迎的制度。理由很简单，统治者不用那么麻烦地去讨绝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欢心，它只要笼络几千个甚至几百个有财有势的人，就能牢牢掌握局势，方便得很。其次，那些有财富有地位的精英是当政者的潜在挑战力量，这套优惠他们的办法可以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同盟，巩固统治的基础，形成一种名正言顺的“官商勾结、精英共治”。

港英殖民政府借用了这源起于法西斯主义的策略，于是可以安心地把香港打造成一个它心目中的“经济城市”，表面上说是为了资本主义发展才把那么多的权益交给少数权贵；实际上却是要方便当年想在香港大赚其钱的英商，以及曾经对其非常效忠的后起华人富豪。

这便是今日香港政改争论的焦点了。立法会“功能界别”的存在不仅不合理，而且还违反了《基本法》所规定的“立法会最终达致全面普选”的目标。香港回归了，港人当然有权期盼它的改变，当然有权甩脱这套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殖民余孽”，所以民主派才会再三要求一个全面取消立法会“功能组别”的时间表。九七年前，我们一度听说这个目标将会在 2008 年实现的消息；然而到了今天，它却依然是一个有待奋斗的远果。

那些批评香港人“以前不同港英争取民主，回归才开始说要民主”的内地同胞们，你们是不是该帮忙想想，为什么一套港英年代的不民主制度居然可以拖到回归十多年后的今天呢？

（梁文道，生于香港，少年长于台湾。1988 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参与各种类型的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曾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原文链接：

https://cochina.org/2012/03/和内地朋友說香港政改-何谓功能组别？/）

【返回目录】

9-6 罗永生：功能主义的殖民法西斯回魂记

“二十四年之后，特区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功能组别’仍然大喇喇地占了一半，其中一些会来自‘回锅翻炒’的‘区议员互相推举’模式，但这次它给重新命名为‘功能组别’。一些学者还煞有介事地推许为一大‘进步’。香港人真爱自欺和受骗！”



1985 年，殖民政府引入选举至立法局：有功能组别、区议员互选等形式，独独没有任何议席经由直选产生。

1985 年立法局选举投票结果公布现场版上写有：功能组别—选择投票—结果。

《中英联合声明》在 1984 年签署，翌年（1985）英国人就立即在香港引入选举，改变立法局的组成：当中有十二名议员由“功能组别”产生，两名来自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十名由全体“区议员互相推举”。

二十四年之后，特区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功能组别”仍然大喇喇地占了一半，其中一些会来自“回锅翻炒”的“区议员互相推举”模式，但这次它给重新命名为“功能组别”。一些学者还煞有介事地推许为一大“进步”。香港人真爱自欺和受骗！

过去，殖民者为了殖民管治需要，直接委任效忠者当“非官守”议员。然而，直接委任制度是基于个人身分，背后的团体并无官式地位，过去亦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占据这些议席的精英巨贾对社会真的有没有“功能”。但当英国人撤退在即，慌忙引入以“功能组别”为名义的选举，明显地是要为“光荣撤退”作粉饰。

一方面是为了突显原只属咨询组织的立法局有了“选举成分”，但另一方面，也仍要继续照顾那些人所代表的财团精英利益，于是便权宜地冠上“功能团体”这个名号，令他们俨然取得了某种“认授性”。这原本是一种安抚性的过渡安排，想不到的只是，一晃之下这已经绵延了四分之一世纪。

“进步”到八十年前租界式议会政治？

香港过去由英国人全盘管理，也多亏香港人反殖民统治相对疲弱乏力，总督独裁下的委任制一贯安稳，香港殖民时期也并不存在要求有更大参政权的压力。可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施行的是（半）殖民统治，却面对华人强力的民族主义运动挑战，迫使原来只属于外国人参与的“上海市议会”（SMC）向华人开放。

初时，掌租界管治权的列强只答允容许华人加入一个议会外的咨询委员会。但 1925 年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共产党人发动全国运动，罢工、罢市、罢课，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浪潮。这场运动结果不单迫使外滩公园改变“禁止华人（与狗）内进”的歧视政策，更造就了新的环境，迫使上海市议会在 1928 年开始，兑现列强本来在六十五年前（1863）就已作出的“华人可以参与租界政事”的承诺，开始接纳由“华人纳税人联会”推选的华人议员。不过，尽管多番努力争取，华人议员席数从不过半，而负责推选的华人纳税人联会理事，也只有三份之一由直选产生，其余的三分之二则由其他商会及居民组织推举。所以，虽然华人居民占租界人口超过九成，税赋亦达总税收的三分之二，但他们也只能间接又间接地推选他们的议员代表，参与上海公共租界的议会。

当然，如果你明白何谓殖民统治，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香港和上海租界的华籍市民，会在参与当地立法机构这问题上遇上重重障碍，因为在殖民及半殖民制度下，议会只是吸纳反对意见、笼络反对人物、实质上是强权者进行权力分赃的地方。因此，议会的设计一定是重床叠屋，普及与平等的原则均欠奉。因为归根究底，这些议会目的只是使不同势力互相制衡、互相抵消。既然议会之上的殖民宗主或列国强权才是真正的决策者，这种议会当然无须考虑如何完整地反映民意，又何需在“均衡参与”之外深究其运作背后的政治原理？

英国人丢下香港给中国，才急急在各种特权椅子上贴上“功能”的卷标，难怪从来都没有人对“功能组别”在学理上给予仔细的说明。可是回归后已十二年的今天，除了只有纳税才能投票这道屏障被废除外，香港立法会的组成所显现的拼凑、随意，与违反普及平等原则的情况，实与当年上海租界的政制无甚分别。彷佛我们是“进步”到了八十年前，共产党人成就的，就只是租界式议会的“均衡参与”！

相比之下，有些热衷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人就认真得多。他们在上个世纪之初，的的确确曾努力于挪用（虽然是扭曲）社会学大师涂尔干（Durkheim）的学说，特别是涂

氏关于工业社会中职业群体角色的部分，以勾画及设计一个未来社会。在这个未来社会里面，各种职业与功能相互配合。他们认为，只有这种重新构造过的社会，才能克服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失范（anomie）、秩序崩解。参与这种乌托邦设计并付诸实行的其中一人，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Mussolini）。

国家法团主义：乌托邦的光环

墨索里尼出身于一个左派家庭，早年的他曾跟随父亲参加过左翼工团主义（syndicalism）运动。那些工团主义者对自由民主的议会体制失望，认为工人只有透过工人的集团（即工团）才能表达自己的利益。工团主义者追求工团自治的目的虽然并不成功，但个体利益只能透过团体中介的想法，以及社会上对议会民主的不满，深深影响后来在意大利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法西斯主义诉诸一个“功能主义”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由不同的“功能团体”坚强地团结组成的国家。所以，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徽号是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斧头象征权力，每一支棍棒象征一个功能组织，捆在一起是象征团结一致。

1922 年墨索里尼上台之后，立即开始构思和设计他的社会政治改革大计，协助他的不乏一些从前属左翼工团主义的朋友。直至 1929 年，墨索里尼落实计划，改组了原来按地区选举议员的民主议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二十二个“功能界别”选出来的新的“法团议会”。政治学家称此为一种“国家法团主义”（state corporatism）。而墨索里尼亦曾说过：“法西斯主义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法团主义，因为它就是国家与法团力量的结合！”

很多人或者会以为，法西斯主义就只是德国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殊不知法西斯主义的源起地意大利，是将法西斯主义看成取代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乌托邦。墨索里尼就认为，“法团主义”将社会划分为各种功能组织的设计，能够很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使社会达致和谐，抵御共产党人的诱惑。这可说是由法西斯提出的“河蟹”大计。

虽然因为战争，法西斯主义最终失败，但“法团主义”的一些原理，在战后却不断被招魂，改头换面。一些向左，一些向右。在七十年代开始，更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 研究所谓“新法团主义”（neo-corporatism）的现象，探讨这些现象是否破坏或替代了自由主义的民主议会制度，以及讨论在西方世界以外，在第三世界发展出来的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例如，在福利国家的年代，西欧一些国家积极介入调节资本和工会关系，磋商经济目标、工资水平等，需要在决策或者执行过程中笼络大企业或行业商会，以及工会组织。因这种政策而被吸纳或新成立的组织，正式地或非正式地变成实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机构，甚至实质上凌驾于由地区选举所组成的议会——这种种令强势的利益或"功能团体"坐大的安排，都可以叫做"新法团主义"。不过，虽然这些团体的力量可大可小，但它们的"功能"范围则非常明确，从不会像香港一样把脚伸入或取代以普选为基础的议会，或在议会加插一些"功能组别"而又宣称有选举成分，使议会变得非驴非马。

新法团主义政治的一大特色，是国家主动吸纳或笼络一些主要的利益/功能团体进入政治过程，确认它们的特殊地位，甚至给予扶助。其中，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更普遍地是以专权的方式有选择性地把特权赋予部分团体。

香港人常以为香港并不是第三世界，但其实香港自殖民政府以至特区政府也早已精于此道，与第三世界无异。而曾荫权上台后更明言"亲疏有别"，利益和意见倾斜又何只限于亲建制政党？政府近年对个别宗教或社会服务机构，及地区利益团体的倾斜，把貌似公民社会的部分改造成政权的伸延部分，就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新法团主义"。

二三十年代法团主义在欧洲风靡一时，支持者由左至右，他们的动机和目的都是对自由主义、议会民主的失望、不安和焦虑。他们都一度以为，法团主义是医治社会和民主政治危机的解药。但在殖民和半殖民环境下的香港和中国，与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则只有擦身而过的缘分，"议会民主的危机"只是发生在火星上的地震。

没脸以理念示人，只是偷偷摸摸在做

香港人因与自由主义的偶遇而发展的初恋，在未结出任何花果之前，就被无情喝停，急忙之间拿出来棒打鸳鸯的还是"新法团主义"。不过，在香港偷偷实践的法团主义既没有蓝图，亦失掉了哪怕是左还是右的理想光环，它更没有脸以理念示人，它只是偷偷摸摸的在做。而躲在"中策组"/ "西环人"背后的"功能主义者"却从来不会为这套策略为文辩说，参与学理上的辩论。

因此，与其说香港的“功能组别”是“新法团主义”的一部分，倒不如说它是失去自证其“认授性”能力的无主孤魂，它们不仅不会有缔造社会和谐的“正功能”，反有不断以自身的存在来加深社会分裂分化的“反功能”。

1928 年上海租界发生的“五卅惨案”，促使反帝运动全国开展，也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令香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如果当年那些死难英灵泉下有知，他们间接助成的竟只是租界市议会式的“均衡参与”、“间接选举”，它们今日仍然支配回归后的香港，所冠上的竟是一套犹抱琵琶，谱系可以追溯至墨索里尼的“功能主义”名号，还甚至有人意图将其封册至千秋万世、行之有效的终极制度，他们也会回来报梦：“这不叫‘均衡参与’，这叫‘法西斯主义！”

（罗永生，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殖民研究学者。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3/功能主义的殖民-法西斯回魂记/)

【返回目录】

9-7 叶荫聪：平等的革命



“不管如何拖延，香港这个半调子的‘人民主权’说，终究要绕缠着中港统治者及建制派的脚跟，在反对政治以至社会运动中继续发酵，那绝非香港民主派中一众‘叶公’可以取替的。”

编者注：该篇文章发表于 2011 年 10 月 2 日。

执笔之时，刚好最高法院就外佣居港权一案作出判决，各路建制派的抗议早有前科，可以预计，较令人意外的是，某泛民政党也拉出横额，旗帜鲜明地反对外佣享有居港权，并请政府尽快上诉。笔者在脸书（大型社交网站 Facebook）上的朋友，一面倒痛骂该党。其实，类似的事也不是第一次了，去年政改方案争议，也引发了对所谓“温和民主派”的围攻。

就着泛民主派内的争议，媒体及公众多以“激进”及“温和”视之，小部分人则冠以欧洲政党的“左翼”及“右翼”帽子。这些分类法虽然易记，表面清晰，内里却模糊，总容易让人把香港民主运动的内部差异，理解为程度之分，变成”太保守“或是”你太激“的指摘。

公民资格涉及形式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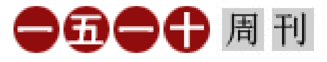
这几年泛民主派中的争议看似多种多样，焦点往往不在阶级及社会政策立场，而在公民权问题。例如，究竟是否接受有”民主成分“但却是票数不平等的”超级区议员“？还是坚持要一人一票？这事涉普选权最基本原则。居港满 7 年的外佣是否有权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是公民资格的最基本门槛。一切皆涉及一种形式上（formal）的平等。对形式平等的执着，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具有深厚的政治甚至思想意义。法国政治史家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称之为“平等的革命”或“形式民主”的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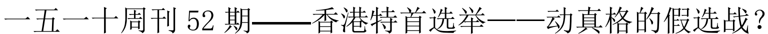
罗氏的著作英译不多，中译更只有手上这本《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像笔者一样不熟悉法国政治的读者，加上拗口的翻译，读起倍感吃力。尤其不容易理解的是，法国已有普选起码几十年（以战后女性获得投票权计起），何以还要花精力去写一本这样的历史书？罗氏的兴趣，源于他对思想史，尤其是政治哲学的兴趣，不过，他的政治哲学与英美的大相径庭。熟习法国思想界的人应该知道，几乎所有英美分科在法国大师身上都不管用。用罗氏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兴趣在于民主的困难，并提供社会学及历史的理解。我们不妨把他提出的“平等革命”，视为一个有关民主的哲学及思想起点。

该书的法文原版在法国大革命 200 周年之后不久面世，藉此检讨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他指出，“平等革命”就如热力学里的“熵”，贯穿着过去两个世纪法国的民主发展。当中最核心的是“人民主权”说，它一方面界定人民为纯粹及独立的个人，不问出身、种族、阶级、性别，另一方面，个人集合构成了国家的主权，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形式，为现代政治的核心。

罗氏年轻时是无政府主义左派，他现在提出这样的观点，我可以想象，在左翼阵营中会造成多少争议。自由民主在不少左翼眼中纯属资产阶级民主，尤其是在列宁与第二国际分裂之后，对票箱民主的阶级充满怀疑与批判，这也是今天中共自视有别于西方民主的思想滥殇。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则从根本上反对投票选举，即使参与选举的左翼政党也多视之为工具，却少有深思当中的政治哲学意义。

恰恰相反，罗氏认为，人民主权的观念比社会主义产生更大的思想决裂，因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源起于前现代的兄弟共同体，如教会团体及技工会社等。但是，人民主权是史无前例的，它不是立根于社群财富再分配及共享，而是一种完全基于个人而组成的主权共同体，属子虚乌有，是观念及政治上的革命。一方面，人民主权下的选举，与基督教会、古代市镇推选领袖无关，因为，这些古老的选举通常涉及“一致通过”的原则，或是建基于行会及显贵的等级身分。严格来说，这些不是选举，而是推选，比较像我们选特首。另一方面，法国也没有经历过英国 15 世纪的有产公民，即有一定数量财产的男性才可投票，这制度渐次演进至 19 及 20 世纪不问财产多少的公民身分。





法基层以人民主权争普选

法国的人民主权与传统决裂，也不循序渐进，以思想及政治革命的方式出现，却跟香港的民主改革一样屡遭挫败。它与法国政治理性主义相冲突，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政治精英，都是“叶公好龙”，人民起来后总会问：如何保证个人选票产生出一个理性的政府？罗氏不是要说服大家选票就是理性，他要指出的是，贯穿 19 世纪的法国政治历史，是底层人民不停地以人民主权之名，争取普选权，以及在公民社会中实践人民主权。19 世纪以来，工人便多次以共和国（republic）之名，革命起义及实行自治， 包括 1848 年的起义， 以至 1870 年的巴黎公社。历史的另一面，是精英阶层以秩序及理性之名，残酷镇压工人叛乱。可是，同一时间，他们自愿或不自愿慢慢建立起普选权制度，包括 19 世纪末以及战后 40 年代的立法。

人民主权激励的长期思想及文化革命，在二战后还在发生，例如 1968 年的学生革命，以致各种行动上没有那么激烈的民间组织，也包括常被批评为“民粹主义”的运动，当中，人民主权一直成为各类政治及社会团体的基本信念或论述。罗氏近年把这些都统称为“抗衡民主”（counter-democracy），他指出，民主的历史没有以普选权落实而终结，相反是开始。从宪法上，法国毕竟在战后还要经历两个共和；至于在社会及文化层面上，“抗衡民主”在选民投票意愿下降中更显得重要，它包括由民间带领的监督（oversight）、防止（prevention）及判决（judgement）等运动。

罗氏对前两者尤其重视，但在普选权在制度上尚未落实的香港，属法律斗争的“判决”变得不成比例的重要。据说，香港是司法复核最频繁的普通法地区，罗氏大概会对此现象感到非常有兴趣。而由小市民以司法复核挑战香港政府，无论是外佣居港权还是港珠澳大桥案，不管媒体有多少捕风捉影的“阴谋论”，均体现出形式革命的真义。有人说要想办法防止司法复核，恐怕这与“23 条”一样是暴政，再有人硬要打压，只会换来又一次大规模的官民对决。

香港的形式民主革命，虽没有起源于一场像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事件，但在思想层面上也属革命。80 年代初，香港在殖民治下只有繁荣稳定及很初步的自由，绝无政治权利平等可言。可是，邓小平等领导人却在中国内地刚离开毛泽东阴影后不久，在自身还未政治改革的时刻，为香港的政治前途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普选承诺，现在回看起来也像一场梦。六四事件后的中共，再也没有决心与胆量进行中国的民主改革，却要拖着香港这个小城尾大不掉的民主改革议程。然而，不管如何拖延，香港这个半调子的“人民主权”说，终究要绕缠着中港统



治者及建制派的脚跟，在反对政治以至社会运动中继续发酵，那绝非香港民主派中一众“叶公”可以取替的。

（叶荫聪，澳门出生，现职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讲师，独立媒体 (香港)（InMediaHK）创办人之一。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3/平等的革命/）

【返回目录】

【预】

9-8 蔡子强：诸神的玩偶



“这次丑陋无比的特首选战，正如曾钰成宣布弃选当日所说：‘已令特首选举的公信力在公众眼中严重受损，亦令市民对普选要求更强烈。’”

编者注：该篇文章发表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其中涉及日期均为当时时间。

周日（3 月 4 日），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港澳政协委员会面。之前，有人事先向报章“放风”，指：“(习近平)就即将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发表指导性意见，届时外界可由习的言论，窥视中央对下届特首人选的想法，甚至暗示支持哪名候选人做下届特首。”

结果，在会面结束之后，梁、唐两营的人士，都争相向闻风而来的记者，解读习在这次会面的讲话内容，以至身体语言。

两营争相解读“天心谁属”

据报导，连日预告习当天会发放“倾向性”指示的梁营悍将刘梦熊，在习到场后，与坐在第一排的另一挺梁中坚罗康瑞，抢先与习握手，让唐营的陈永棋等，只能在习转至第二排后才有握手机会，令中央挺梁之说随即热遍会场。

另一方面，唐营也没有束手就擒，坐以待毙。陈永棋在会后反驳，会上的座位是“自由席”，并非中央安排，更指刘一早到场“霸位”，“自己走到个位坐下”，暗指对方“搞小动

作”。陈更不断重复指习讲话中的“稳中求进”、“和谐包容”，与唐政纲一模一样，暗示中央认同唐的政纲。

正如我以前写过，spin doctor 这个名词的源起，是 1984 年 10 月 21 日《纽约时报》的社评，当中说到，在列根与蒙代尔两位总统候选人进行了电视辩论之后，一群西装笔挺的男女(spin doctor)，围绕在一众记者身边团团转，你一言我一语，你有你说列根的口才有多好，如何技术击倒对手，他有他说蒙代尔如何辩才无碍，把对方反驳得体无完肤，各自通过影响记者的观感和报导，来进一步影响公众对这场辩论胜负的判断。

Spin doctor 沦落为“问米婆”之类角色

港式政治更为不堪的是，原本 spinning 已经让人不屑，但特首选战上演至今，前述这些打手七嘴八舌，企图影响记者，从而进一步影响 1200 名选委“押注”的，不单是唐、梁两人表现的优胜劣败，而是北大人的“天心谁属”。spinning 更沦落至神谕式、甚至问米式的猜想和演绎，spin doctor 也沦落成众神的祭师，又或者“问米婆”一类之角色。

发展至今，这场特首选战里的中港政治互动，就似希腊史诗《伊利亚特》（港人多称作《木马屠城记》）里的故事一样，当唐、梁两阵对圆、兵戎互见的时候，在天上云端的背后，一众神祇也在互相斗法，各自支持自己凡尘俗世里的代表。

站在希腊大军背后的是，天后希拉、智能之神阿西娜、海神普塞顿等；相反，爱神阿芙萝黛缇、战神阿利斯、太阳神阿波罗，则暗地里帮助特洛伊城里的人。

于是一支长枪掷来，希腊的一位将军迪奥美德斯可以安然无恙，是因为阿西娜暗地里施法替他挡驾；相反，特洛伊大军忽然之间变得锐不可当，背后其实则是阿利斯的兴风作浪，到这位战神累了回到奥林帕斯山，大军便变得节节败退。可叹人世间打仗的人，还打得兴高采烈，还以为刚刚射过去的一箭，自己眼界奇准，却不知道，原来自己只是神祇的傀儡游戏而已。



唐、梁背后牵涉北京不同政治势力的倾轧？

同样，当港人见到唐、梁苦苦搏斗时，他们的招来招往，背后可能也是中央不同政治力量的角力与倾轧。

近日资深中国政治评论员林和立，便在《信报网》撰写《王立军是 CY 的“幕后功臣”》一文，分析说梁振英获得中共共青团派力撑，而唐却一直获得“上海帮”与不少太子党成员的赏识，本来占上风。但近日因为发生“王立军事件”，影响到太子党成员之一的薄熙来失势，连累上太子党十八大前的人事布局。由于团派在党内派系斗争刚赢了漂亮的一仗，在团派步步进迫的强大压力下，习近平在唐、梁之争中，只得作出让步和“换马”。文章写来可说峰回路转，剧力万钧。

不向命运和诸神低头

希腊悲剧之为之悲剧，在于故事中，无论凡人如何苦苦挣扎，奋发自强，但最终仍躲不过命运，以及幕后扯线的一众神祇之摆布和愚弄。

例如希腊悲剧中的经典，《伊底帕斯王》的故事中，无论主角如何流落天涯，企图逃避应验恐怖的神谕；又或如何英明神武，破解狮身人面兽的千古谜题，解救了城邦，但最后还是躲不过上苍对他的愚弄，逃避不了“弑父娶母”这个悲惨的宿命。

菩萨心肠、教晓人类运用宇宙间一草一木来生活，甚至为了带给人类文明光与热，不惜以身犯险、偷盗天界之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最后却被众神之神宙斯惩罚，绑在世界末端的一根巨柱上，让飞鹰每天来啄食他的心脏。但普罗米修斯的心脏会隔天再长出来，于是他便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受着无尽的折磨。

海克力士侠骨仁心，神勇无敌，却被天后希拉遮蔽了眼睛，杀妻弑子，后来几经辛苦，诛魔灭妖，完成“十二件苦差”，但最后仍落得悲惨的结局，中了半人半马妖兽尼索斯的诡计，披上腐肉蚀骨的血衣，结果以自焚来寻求解脱。

但当然，希腊悲剧之所以传颂千古，以及升华至哲学意义层面，也在于一众悲剧勇士和英雄，由始至终都没有向命运和诸神低头，央求得到垂怜。

这次丑陋无比的特首选战，正如曾钰成宣布弃选当日所说：“已令特首选举的公信力在公众眼中严重受损，亦令市民对普选要求更强烈。”经过今次后，我相信香港人将会更坚定地认识到，特首在 2017 年必须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政治不能如此不堪，香港不能继续如此身不由已，香港人不能再当诸神的玩偶。

（蔡子强，香港时事评论员，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专门研究香港的选举、政党及议会发展，并于香港各大报章发表文章。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3/诸神的玩偶/）

【返回目录】

9-9 沈旭晖：万言书——致港澳办王光亚主任

“我深信无论是小圈子选举也好、普选也好，都不容易出现这次乱局；假如时光倒流，防微杜渐，今天唐、梁二人的认受性危机可以大幅减低，其他人日后若有机会参选，也不会面对相同危机。”



王主任：

新一届香港特首快将产生，据说中央已有态度，这时候写这文章，无疑不识时务。但是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后辈，我衷心希望和你分享对这次选举的强烈不安。谁当特首，我原来并无感觉，自从月前确认唐先生不能胜任，曾对梁先生的出现充满欣喜，更希望香港出现改变。但经过选战，朋辈都忧虑无论哪个胜出，新政府都会出现致命的认受性危机。投票给谁、投什么票、流选是否就代表“大逆不道”，是选委的责任；与社会分享一些想法，却是知识分子的最后责任。

“认受性”等于“民调”的偷换概念

你说这次选举做不到“君子之争”，道尽港人心声。但不少建制派朋友认为，选举乱局“属于迎接普选的必须预演”、“反正无论谁出选都有认受性问题”、“建制派自我撕裂总好过被反对派撕裂”、“哪里选举都有黑材料”；不少泛民朋友则认为“小圈子选举就是这样”、“利益集团操控的选举自然丑陋”云云，潜台词很简单：选举就是不君子的了，认命吧。真的吗？不是的。我深信无论是“小圈子选举”也好、普选也好，都不容易出现这次乱局；假如时光倒流，防微杜渐，今天唐、梁二人的认受性危机可以大幅减低，其他人日后若有机会参选，也不会面对相同危机。为什么？

六大选举道德规范被打破

半年前，你为新一任特首定下三个条件，第三点是有“认受性”，我十分赞同。然而，在过去半年，“认受性”这概念，在香港这个未落实普选的社会，却被片面误解为“二选一的封闭式民调支持度”，我相信这并非你的原意。就“认受性”的定义，综合不同学者分析，既包括选举制度和过程本身的认受，也包括不同阶层对候选人的认受，内有多项基准，民调只是其一。“认受性”的概念，正是让领袖低民望时也能管治：：试问哪个政府可以长期不推行民望必挫的政策（例如加税）？前美国总统布殊低民望时，也有认受，因为产生他的制度有认受；在民主政体，民意既能直接在初选淘汰不理想的候选人，也能直接化为选票，民调和认受性的关联，是相对较大的。但即使同样由公众认受有限的选举委员会（所谓“小圈子”）选出来，董建华、曾荫权当选时，认受性均远胜今天的唐、梁，因为第一，他们的认受除了民调，还有其他；第二，这次建制两营打破了其他民主/小圈子选举都有的“君子之争”规范，令这届选举本身、及所有候选人的认受性大为下降，无论谁当选，都极难施政。这些被打破的规范，可分述六点如下：

（1） 打破规范一：选举必须先对游戏规则达成共识

这届选举以“扩大民主性”和“市民参与感”的口号开放建制派竞争，作为支持香港尽快民主化的人，我深信“开放竞争”的精神，必须肯定。但“开放”的背后，有两个重点不为公众注意：第一，“小圈子选举”（制度 A）、由中央钦点二人再让二人“比民望”的“民调主导式小圈子选举”（制度 B）和“普选”（制度 C），其实没有层递关系，而是三个完全不同制度，有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分别适合完全不同类型的候选人。第二，建制派的唐营、梁营，为了这次选举，都部署了五至十年，却没有对选举采用哪个制度产生完全的共识。唐营一直相信、在以往五至十年也被长期告知，这次是行制度 A，因此用了五至十年时间部署制度 A 游戏；梁营则尽力把制度 A 变成 B，到了唐营确认中央认同了对手建议的制度 B，距离选举只有数月，重新部署已来不及。假如我是唐、梁各自的支持者，分别会怎样想？



唐营不挑选任志刚、黄仁龙的“被算计论”

唐英年等待钦点的态度，令人十分反感。但从另一角度看，为什么唐营对他情有独钟？答案其实是规则问题：时至今日，我们都知道唐、梁不是两个人，而是代表两个利益集团，假如唐营五年前就知道这届将使用“民调主导式小圈子选举”（制度 B），自然会一早建议推出在制度 B 最有优势的同路人任志刚，他不会害怕在制度 B 竞争；假如五年前获悉采用普选（制度 C），则会一早建议推出在制度 C 最有优势的黄仁龙，他也不会害怕在制度 C 竞争。“唐营”支持唐英年的最大原因，就是五年来、乃至数个月前，都一直被告知（或他们相信的被误导）在 2012 年，还是使用制度 A，而在制度 B、C 毫无优势的唐英年，却是制度 A 最强势的一人。于是，唐营认为破坏共识的，是偷偷单方面修改游戏规则、制造既成事实、搞“突然袭击”的对方。

第一届特首选举做到“君子之争”，因为四名建制候选人都采用同一制度，当时杨铁梁的民望其实高于董建华，但没有以此变成“反董”公投，因为这是各方的君子协定。社会喜见梁振英挑战钦点，而不明白这也是钦点的一部分，但过了数月，唐营乃至泛民愈来愈相信，制度 B 是梁营度身订做的——他们的论据包括，当梁振英要加入选战时，强调的是“反钦点”、“民主化”，以争取社会支持，但再有第三者要加入时，却强调“已钦点”、“别乱来”；若说这是民主进步，论民主化政纲，以“民主化”为名改变制度 A 的梁营，比起唐却毫不进步、乃至略有保留；梁营支持者在过去十年来如此重视“民意”，更是只此一次。唐营自信只要规则一早获悉，在制度 A、B、C 都无惧，因而认定被“暗算”，不是输在实力，而是输在临场被改规则，更难像一般输家“愿选服输”，深信这不是公平的一仗。

当年杨铁梁为什么不落区“并民望”挑战董建华？

试想，若在第一届选举，原来民望更高的杨铁梁提前六个月落区，进一步催谷民望，凭公众心目中的法官权威，加上辩论展示口才，定必把好好先生董建华比下去；再有一批“杨营”的人在各大媒体要求小圈子按这民意投票，旁边有当时得令的软性专栏敲边鼓，董建华的黑材料不知从何处忽然爆出来（杨官当然是绝不搞黑材料的君子），“反钦点、投铁梁”的剧本，“杨官个款咁有能力，一定做到野。阿董呢个阿伯讲野都唔得，点选得落呀”一类民意，定必



进一步发酵，那“董营”会如何想？相信他们断不会服输，只会认为是对方半途破坏游戏规则，若一早说明白，就干脆提名李鹏飞。有意思的是，董、杨当年真的做到君子之争，选前就可以真的坐下来“饮啤酒”，约定无论谁当选，选后都定期会面谈天。更有意思的是，这二人一句“君子之争”的口号，都没有提。

但在梁营看来，制度 B 是他们努力争取后获中央首肯的，只是对手政治敏感度低，不及早换下唐英年，责任不在己方；对手不智地提出“撤资论”，更是输打赢要的不君子行为，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坦白说，若我是梁先生，也许也会这样操作，因为这是广义梁营的最大机会；何况梁营这些年来一直耳语，当年董建华“脚痛”，不也是在制度上被“屈机”？但无论谁是谁非，社会何辜？假如有一场球赛，双方连对赛规则也没有共识，打架完场是必然的下场。现在结果正是无论谁胜出，落败一方都认为对手“胜之不武”，不可能服气。这教人想起 2000 年美国总统大选，戈尔得到多数人支持，胜出的却是布殊，民主党也全体服输，就是因为制度有毫无争议的认受性。我们这次呢？恰好相反。

（2） 打破规范二：必须点名谴责非法手段获取黑材料

在这次选举，说的是“比政纲”，但政纲无人理会，而且二人政纲几乎完全一样，现在的民望差异，主要是靠对手犯错的“负面认同”。当然，选举从来充满负面活动，揭黑材料也好、人身攻击也好，不必少见多怪。但在外国民主，一切依然有其道德底线，目的正是确保当选人的认受性。不容许打击对手的黑材料来自任何非法行为，可谓是最底的底线。越过了，无论谁人当选，整个制度都是输家，胜者都不可能有“以德服人”的认受。

数月来，令我们忧虑的不是那些丑闻本身，而是揭发丑闻的方式。有评论说，问心无愧就不用害怕。但不是的：例如有候选人的私人电邮被公开，成为报章头条，当事人时任特区政府二把手，那样的保护，还能让私人电邮外泄，只可能是高人所为，坊间相信涉及黑客，应是合理推论。如此行为明显违法，但社会毫无响应、还继续聚焦电邮内容，候选人还以上述电邮的关键内容、即据说是唐英年传说中进行性交的“沙发”，在直播辩论公开质询揶揄对手，这足以制造政圈的白色恐怖。另一候选人揭露闭门会议信息，就算不一定有法律责任，也属灰色地带的“灰色恐怖”，令参与不少政府委员会的人（例如笔者）不安，日后开会再不敢畅所欲言，除非有证据证明事涉重大公众利益，否则其破坏政治伦理令人遗憾。

至于各方分别同时披露的西九陈年密档，以及政府高官收受礼物清单，都甚具针对性，打击对象除了候选人，尚包括被一方支持者视为“港英残余份子”的黄仁龙等具威信官员（当然还有威信所剩无几的曾荫权、曾俊华等）。此等信息愈是琐碎、愈是触及媒体不可能接触的政府深处，介乎各式恐怖之间，政府内部已风声鹤唳，这不是因为心虚，而是来自角力双方的“上帝之手”和“忽然解密”，足以令公务员精神崩溃。再如“江湖拉票饭局”实情在警方调查公布前，各营均不应妄断，但江湖人士掌握候选人黑材料、并因此被其中一方主动接触的说法，已被这阵营中人公开承认，这已制造了政圈的黑色恐怖。香港从来不是这样的。社会流传的恐惧，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

不容非法手段原则应高于胜败

无论这些行为与候选人本身有没有关系、详情是否为其所尽知、是否由其他人唆摆或协作，维持选举认受性的应有做法，是所有候选人在这些挑战规范的行为发生后，立刻作一致的、指名道姓的具体谴责，以示还有原则高于胜败。执法机关或相关编制无论有没有人投诉，也应主动调查，因为表面证据是这样充分。

试想若《纽约时报》刊出麦凯恩的私人电邮，相信对手奥巴马必会第一时间走出来，点名声讨这报纸，而不会嘲笑麦凯恩老而性无能；若奥巴马透露麦凯恩的密室谈话，若无证据，自己已选不下去。遗憾的是，两名候选人除了作出空泛的“君子之争”宣示，既没有勇气指证非法活动的细节，也没有胆量对涉及相关行为的支持者（或媒体）具体谴责，与响应己方丑闻、哪怕只是学生声明的极速，大相径庭。

这教我想起昔日被要求“谴责”我的“激进”员工时，我也尝试以“深信所有人都尊重世界和平”敷衍对方，只是道行不及两名候选人多而已。结果，两名候选人愈说“君子之争”，公众愈是犬儒，认定新政府有暗黑一面，只会令其认受危机恶化。人无信不立，日后谁相信政府？



（3） 打破规范三：竞选团队的“官方支持者”需由候选人问责

这次选举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不少最活跃的两营代表性人物，均不属“狭义竞选办”，只是二人“支持者”；他们的争议性言行，均可在必要时与候选人切割，无异输打赢要。二人都曾辩解：我那么多支持者，怎可能管得了那么多？但这样响应，似是混淆视听。

在海外案例，就算一些著名支持者在竞选办没有职司，但承担了代表候选人的“官方”行为，其言行也就可向候选人问责。何谓“竞选办外的官方行为”，不能有具体定义，不必咬文嚼字，不必大辩论，只能按常识和良心。例如以我得悉，这次不少双方的“竞选办外支持者”都积极为候选人向选委索取提名表，被选为认定/“误会”为候选人的正式代理人，这就涉及了竞选正式程序，无论是否在办公室挂名，这些人已代表候选人无疑；若候选人不认可上述关系，则必须在发现“被代表”时，第一时间严正澄清，否则无异于确认关系。这样的道德要求，不为过吧！又如不少与双方候选人有多年雇佣关系的“竞选办外支持者”，对被称为“头马/家臣”直认不讳，从无澄清这种“马/臣”关系没有延伸到竞选，则他们的行为，也应向候选人问责。

普京的智慧：外判一切不君子行为，谁不是君子？

确认了上述原则，就能发现两营都严重缺乏问责精神，都在不君子地钻空子。例如唐营因为己方充满“感情缺失”，其“官方支持者”就无中生有地制造对手与其竞选办副主任的“绯闻”，令这候选人说别人抹黑自己的绯闻时，显得格外虚伪。梁营的著名“官方支持者”更多，从建制派朋友得知，有的在对手丑闻被媒体报道前，已不知从何处得知讯息、并喜形于色，与朋友分享；有的公开承认从江湖朋友搜集黑材料，态度与候选人表白的“君子之争”背道而驰；有的在第三者考虑参选时，背后以种种明暗手段千方百计将他劝退；这些“官方支持者”的行为，同样令这候选人显得虚伪。我曾问其竞选办，个别支持者是否参与其竞选活动，他们强调绝不，但就在同一夜，竞选办的人和这位支持者，就一起在马会为候选人向资深传媒人吹风。既是这样，两办何不开诚布公？在《笑傲江湖》，要一统五岳的嵩山派暗中吸纳了不少江湖异士（有时还扮成魔教），华山派“君子剑”岳不群后期加入日月神教则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对手若以为“教众”只有那些公开记名弟子，就失策了。



谁都知道，支持者的行为，不代表候选人，但这不代表支持者的行为越过道德规范时，候选人也没有责任。例如在本届美国总统初选，共和党候选人保罗的支持者推出涉及种族歧视的广告，攻击对手洪博培的华裔养女，饱受批评，保罗也许事先真的不知情，也公开批评其支持者“disgusting”，公开要其立刻撤掉所有相关行为。否则先例一开，所有负面竞选都会无人认头，而且永远没有人要负责任——也就是现在香港那样。

这样说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涉及一个值得忧虑的现实问题：假如所有候选人都把真正的核心班子定性为“竞选办外支持者”，把不君子行为“外判”，“狭义竞选办”自然只须处理阳光行为，日后的选举，就肯定充满“君子”了，但这是否“君子之争”？学会了这套操作，领袖哪里还有可能犯错？政府筑起了三、四重安全阀，还哪里需要负责任？假如竞选期间的问责不落实，当选特首的人，也可以重施故技，在正大光明的政府外，整合一批自己不用负责的“政府支持者”，处理其他事务——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正是靠“政府外的政府支持者”维持局面。市民对政府的认受，包括相信它的阳光，但一旦新特首当选后，发生与其“支持者”相关的非君子事件、乃至罪行，无论真相如何，民众先入为主，容易认定政府难辞其咎，个别事件就容易变成政府的认受性危机——这也是近十年俄罗斯政府的危机，每有什么异见记者被暗杀、流亡特工被暗杀，政府都表白得很无辜，“民间舆论”却众口一词。这是否我们民主化应走的路？

（4） 打破规范四：内部矛盾不能为民调变成“敌我矛盾”

选战风云自然要有竞争，有竞争自然会对立。但通过制造二元对立来争取支持，在民主选举依然有其底线，因为“二元对立”与“社会和谐”，本身就是互相冲突的。假如有竞选团队不断化“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以制造二元对立来争取支持、或同情，其实也是不断削弱其未来的管治认受性，因为选民相信这通过“矛盾论”上台的人，不会有团结社会的诚意。在第三世界，选举常变成族群对立，无论候选人质素如何，只要选民属于某族，就会被标签，这是内地学者批评民主化时最常举的案例，并一直说中国人能避免之。那道德底线在哪里？我想，在于是否以“敌我矛盾论”操控“标签政治”。



当两营等同“黑五类”、“新黑五类”，谁敢批评一句？

在正常的香港，没有投票权的我们，若被指支持 A 或 B，有什么所谓？但当“唐营”、“梁营”分别成为被污名化的大帽子，不只是建制派，连整个社会也不会迈向“大和谐”，却迈向“大撕裂”。操作是这样的：首先，梁营作为挑战者，把唐英年及“唐营”的形象简单脸谱化，代表“地产党”、“官商勾结者及既得利益集团”、“曾荫权腐败路线”、“反中乱港勾结外国势力反对派”、“反民主的钦点者”，教人想起昔日文革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当事人则不断强调自己的“弱小”和支持者的“勇敢”，撰文在《大仇富》、袋装《地产霸权》，以示“唱红打黑”；由于支持梁被演绎为等同“打倒黑五类”、“批斗地产党”，民调就变成“反黑五类”的“变相公投”（讽刺的是根据政纲，梁营在“反黑五类”内容上，与对手完全相同，令不少支持者感到震惊）。当唐营终于掌握二元对立的游戏后，虽然为时已晚，却还是令梁振英及梁营的形象同样脸谱化，代表了特务、黑金、地下组织、打手和输家这“新黑五类”，当事人则强调自己的“清纯”和支持者的“可爱”，作为“Anyone But CY（ABC）”的基础（讽刺的是唐营也绝对不乏“新黑五类”）。昔日建制与泛民的竞争，何曾有这样的敌我矛盾？

文革帽子文化：非梁即唐的恐怖

更甚者，在双方支持者眼中，无视社会其实对二人都不满的事实，刻意把社会弄成“非唐即梁”，不少朋友不过一句 Facebook status，就换来一堆“哦你系唐/梁营”的帽子，仿佛全球都要为二人的内战归边。由于唐已被“斗倒斗臭”，就没有人敢对梁稍作批评，因为批评梁纵然可有一万个原因，但在梁营眼中只有一个，就是“唐营 X 队”、就是“黑五类”。唐营前期以“losers' club”形容梁营，后期操作亦一模一样，不赘。这样下来，一切都是动机论、阴谋论、敌我矛盾、阶级斗争，恍如回到文革，社会怎会和谐？而且这“运动”已接近失控，双方为了证明候选人的“代表性”，都不惜一切垄断相关形象，例如任何同样批评地产霸权的人，甚至是传统爱国人士，只要稍批梁，也会被刻意标签为“唐营 B 队”、“被李嘉诚收买的打手”，因为社会存在“既不满地产霸权、又不满梁振英”的人，是剧本不容许的，所以爱国阵营好些人不满梁振英的事实，就被按下不表；泛民普遍倾向不接受梁振英的事实，则被一顶“何 B”的帽子诛心地处理掉，以减低其独立性，并营造“ABC 队都在打压 CY”的弱者形



象。反之亦然，最荒诞的是批评《港大学生会批梁声明》的港大学生会，也有唐营支持者看作“梁 B”；而这群普遍被学界视为国粹派传人的港大学生会，却被梁营旗手大笔一挥，说成是何俊仁的 B 队“何 BB”，帽子横飞的荒诞，已与文革无异。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没有候选人默许，“斗争”怎可能有这样发展？这样说，不是无的放矢：双方那些负责死扣“黑五类”和“新黑五类”帽子的旗手，近半年洋洋洒洒数万字，铁证如山，却没有受过候选人一句公开批评，若说候选人不希望从中受惠，乃自欺欺人。对刻意挑起敌我矛盾的政府，社会如何认受？就像靠挑动敌我矛盾上台的陈水扁，哪怕在执政后的头四个月，找国民党的唐飞当行政院长搞“大和解”，也怎会有人信服？这手法，是否真正的爱国者所为，是否与胡主席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两营都依靠悍将争取某种支持，却又说什么“君子之争”争取公众，这不是君子的行为不打紧，但为了胜利，而让社会矛盾处处，化内部矛盾为敌我矛盾，值得吗？

（5） 打破规范五："钦点候选人"须在"认受性"各个范畴都合格

虽然你没有为候选人的“个人认受性”提出定义，但我想，在以上谈及的选举制度认受以外，特首的个人认受包括以下条件，应没有太大争议：

第一，这人需要有民意支持，起码不能让“不能入闸”的人随便比下去，但唐英年入闸那刻的民调表现，足以让他在任何初选出局。

第二，因应社会道德标准，触犯禁忌会降低认受性。香港自由开放，但唐英年的“感情缺失”及其“产品”，对部分港人而言也难以接受。

第三，假如这是宗教地区，候选人需要负责社会稳定的宗教认受。在香港，候选人则需要稳定社会的公务员团队基本认受，这是不能反映在民调的。梁振英这方面的认受被强烈质疑，而且随选战进一步恶化以致未当选，即有资深公务员公然以“公务员对梁先生有心理障碍”为由暗示分权。

第四，通过争取精英圈子支持稳定社会，是选举委员会的原意。若有候选人始终不能得到为数不少的选委的真心认受，只凭民调上台，在当选后遇上危机，也难以得到精英圈子的帮助，这是梁振英面对的困局。

第五，候选人所属政党或团体，是其认受性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提供了可参考的往绩。在这方面，其中一方的个别长期合作伙伴，特别缺乏社会认受；另一方的团队有强烈现政府色彩，而现政府的民望却接近破产，均不理想。

只有民调支持的认受性，比"综合型认受"政府危险

同时在上述各范畴表现合格的建制派领袖，其实颇不乏人，他们都不像目前二人在欠缺认受性的范畴，均有硬伤。而且你定下的条件"认受性"应是长年累月累积的，民调则可以极速变化，所以在海外例子，一时取得高民调的人，断不敢立刻说自己得到高认受，直到这民望经过没有附设前提的长期考验，否则属误导公众——这是量度民情的基本道德。在第三世界，常有影星、球星凭形象参选，短期内民望极高，但持久的例子不多，除了列根。有如在香港，大学校长多年来有社会认受，但若选特首，不一定得到高民调；刘德华的民调支持可能一时很高，却不代表担任特首容易有社会认受。

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的经历和唐英年恰好相反：他十多年来持续民望偏低，在社会有其认受危机，9 个月前的支持度只有 5%，现在则飙升至 45%（尽管又刚回落至 40%），这努力，自然必须肯定，也极度值得欣赏，特别是与唐英年的慵懒相比，后者可算是自取其辱，因此都不认为他能管治。然而，若民调是唯一凭借，未来的梁振英政府又会怎样？谁当选都会面对民望下滑，但这对梁振英的影响最大，因为他的最大认受性就是（有预设前提的）民调，但打了这场选战，却进一步失去精英圈子和公务员的认受，也缺乏市民 9 个月前长年累月的认受，一旦民调数字下跌，却难以像董建华、曾荫权、乃至唐英年那样，获得小圈子精英和公务员支持，或获得民众基于长年累月感情的理解。若有单一的、让其民调大幅下挫的丑闻或失政出现，新政府就没有其他支撑。届时怎么办？有王道、非霸道的解决办法么？我很担心，因为我想不到。

（6） 打破规范六："最终候选人"必须核实其"入闸认受性"

中央重视港人民意，令人鼓舞，因此量度民意的基准，极其重要。在民主选举，终极候选人必然是已获基本认受的人，因为他们经过民主初选产生。但在目前的选举，一方面强调特首要有认受性，另一方面，产生这两位建制派候选人的过程，却无丝毫公众参与的余地，例如毫

无竞选工程的叶刘淑仪，宣布参选的民望，就与竞选经年的梁振英不相伯仲，却连闸也入不到。要合理化，指导思想自然可以找到很多理由，但真实的理由是中央钦点了唐、梁，对此连不能入闸的叶刘淑仪、曾钰成都承认。这容易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无论现在二人的相对民望多高，都可能有不能弥补的先天认受问题。对此隐瞒而说“民调就能代表大多数港人”，并不道德。

曾荫权当选时，宣传有“70％民望”，今天已下降至 20％，这自然与他的种种失政有关，但根本问题是那个“70％”的起步数字，只是由必须二选一、而对手不可能当选的情况下造出来的，不能自欺欺人，说曾荫权众望所归；但就是曾荫权的支持者，当年也没有横蛮得说“全香港七成人支持我”、“看我已代表民意”、“那些说支持民主的泛民选委居然还不投票给我”，还不敢这样偷换概念。同一道理，梁振英在选战表现出色，但他的 45％民望，也是通过另一对手不济、和又一名不可能当选的人衬托出来，然而他入选总选前的这个“初选”过程（即在他民望低于 5％的阶段），却是市民无可选择的。不少“ABC”一口咬定其民望不真确，乃至认为有不少“五毛党”，我讨厌这样的论调，这并不科学，对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并不公平。但我们必须有办法验证这个 45％是否“真民望”，还是不过是“曾荫权式的 70％”，才能让中央放心。除了以民主制度的初选选出候选人、再一人一票全民普选这个目前不容许的选项，可以怎么办？

钟庭耀民调的盲点：当“五区公投”当选人有“67－92％支持”……

回答这问题前，我们不妨先重温年前的“五区公投”事件。当时五名当选议员在没有真正竞争下，数字上，一律有 67－92％的选票，但自然这不代表他们在社会有 67－92％的支持。社会相信“五区公投”认受性低，因为当时的投票率低。这关键，中联办的朋友最清楚。林瑞麟局长说（现在连他也是司长了），那是一个“漏洞”，应该“堵塞”，若如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漏洞不是更大？那么我们如何通过民调，真的知道特首选举的认受性？须知道无论多少人受访，都不能完全取代“投票率”，也不能取代全民初选；经过一论泥浆摔角，民众越来越相信假如有一场民主初选，在“主场”，这两位都会在初选被淘汰出局。然而，有一些 control variables，却是可以考虑加入的。

香港大学钟庭耀博士在选举前夕将进行“323”民调，相信目前选“梁振英”的相对较多（曾荫权式的 70％刚才已谈及），至于打算选“白票”的人，大多数根本不会参加以“挑选钦点候选人”为问题的民调，正如不满“五区公投”的人，不会专门走进票站投白票一样，因此也难以反映社会对整个选举和候选人的总认受。但假如在这问题前，先问第一题：“三位候选

人当中，你认为有没有任何理想特首选择？”或“明天举行的选举能否选出理想特首候选人？”，恐怕答“没有/不能”的，不一定比“有/能”少，这正正表达了“白票”的意思。当答“有/能”的远超于“没有/不能”，得到最多支持的候选人，才相对有“真民望”（尽管与全民普选的结果依然大不同）。这其实并不困难，这问题若在内地发问，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肯定轻易过关。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方法尚有很多，不赘，若没有类似 control variables，“323”民调是毫无意义的，正如“五区公投”当选人的 92%“支持”是毫无意义的。第一届特首选举也有民调，当时候选人比较诚实，没有说是“代表几百万香港人支持”；若这样的说法也被中央认可，其实就代表这制度可变相取代普选了。那香港人怎会相信下任特首有诚意解决普选问题？

结语：由认受性危机展开的五年：新特首上台的十三点不祥忧虑

新特首是由中央任命的，他的所有认受危机，也难免对中央威信有所影响。然而，从以上分析可见，这些危机绝非不能避免；就是时光倒流使用同一制度，这次有机会由其他人再来一次，甚或未来普选，只要及早规范，当选人都不会像今天两位那样百孔千疮。这次选战大量破坏规范，导致其出现的建制两营固然责无旁贷；另一位候选人何俊仁既不能完整表达泛民声音、又不能为市民指出问题，同样令人失望。请不要相信危言耸听的小报告，香港人是很容易管治的，中央希望下周选出新特首，香港自然就会出现新特首。但对香港、对国家，这必须是唯一的选择么？若有人故意设局让中央难堪，自属不该，但假如真的无可选择、票无可投，难道不选择的也是罪人？

基于上述认受危机，新政府产生后，以下后遗症恐怕会陆续出现。关于唐英年当选的危机，社会耳熟能详，基本上延续现在曾荫权面对的危机、再恶化就是，这是不能接受的，篇幅所限，不必重复大家都明白的事。但如果梁振英当选，在未来五年，基于上述认受性危机，也可能产生十三点深远的后遗症。我对梁先生本人至今充满期望，他也曾为我的书作序，并无私怨，只是不得不分享这强烈不安，但愿都是我的过虑：

1、一位以短期民调数字凌驾其他认受性当选的新特首，管治基础其实比上两任特首当选时更弱，民调数字下滑时，会缺乏代表精英阶层的选委、公务员和市民支持，刚才已谈及，他们不落井下石，已是万幸。落败一方对此自然心里明白，加上对胜方的竞选手法极度不安，就

是表面接受失败、打哈哈地说是和气生财，又怎会不暗中“继续努力”？因为只需一宗打落民调的丑闻，就足以致命。

2、落败一方认定新政府上台有在规则取巧的“诡计”成分，政府作为利益集团仲裁者的身分，将先天不获信任，明争暗斗更烈。为求自保，香港各大集团唯有进一步和内地集团互动，以寻求庇荫和奥援，进一步卷入内地局势，一切更复杂。

3、新政府靠“民调取代认受性”上台，而缺乏其他范畴的认受性，施政容易由民调主导，乃至愈见民粹倾向。真要改变地产霸权，是难的；以储备派糖，是易的；影响既得利益，是难的；让群众发泄对既得利益的不满，是易的。香港正面临民主化关键阶段，回顾国际案例，在过渡期若失控，民主化实验往往让劣质文化充斥。香港近年已充满民粹气氛，再配合有认受危机的政府，一切以“大局为重”、“为香港好”的“伟光正”口号出发，《香港再出发宣言》的宗旨落实了，却令人担心香港核心价值不能回头。这对内地民主化的实验，也不是好榜样，容易教内地同胞误会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是“大民主”。

4、一旦民粹主导施政，政府必须有其嫡系群众，必然出现的后果，是有实力的建制团体，将被征收成员作为政府群众部队，是为依靠个人魅力的、无严谨意识形态的、形同“普粉团”的“普京式团体”的雏形。这样一来，旧政党的内部上升阶梯会被改变，“政府团”与“建制党”的矛盾将逐步浮现，问题不比政党政治少，而且“粉团”没有政党的 track record 责任，却有政治组织之实，带来的不可测性，只会比落实政党政治更大。

5、要民调长期维持高位的另一方法，难免包括强势主导舆论，或像新加坡那样，以法律手段处理反对言论——在竞选过程，候选人已是昨天质疑记者动机、今天“考虑起诉”谁、明天“决定不追究”学生，其支持者则一直强调“言论自由不能凌驾法律”，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何况以法家的“法、术、势”治港，也可压过在其他范畴缺乏认受的另一客观事实。法治自然很好，港人是极重视法治的，但“法治”与“法家治港”只是一线之差，若“核心价值”只是后者，香港风气会为之一变。

6、新政府要取得精英圈子和公务员认同，王道自然是以政绩说服之，或邀请具相关认受的人担任政务司司长。但假如不幸不奏效，施政步步维艰，或具相关认受的政务司司长又是合作不来，唯一办法只有通过“非王道”，慢慢切换精英、政府圈子的关键位置，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梁营朋友深深相信董建华下台的始作俑者，不是五十万人游行，而是“港英公务员”。针对港府的官僚主义，我从来认为整顿是需要的，但始终希望整顿由被整顿者充分认受

的领袖带领，不希望出现《雍正皇朝》以“贪财”一两人格羞辱八旬老状元的情节，否则必然出现新取代旧、白取代黑的二元对立。

7、个别新政府支持者长期主张敌我斗争，认为执政须由狭义的“爱国者”进行。若这路线为新政府采纳，社会必会出现对前朝、“港英余孽”的整肃；若不为采纳，这力量也会斗争尚在位置的“敌人”，“以竟未完之功”。说这是“香港文革”或属夸大，但候选人昔日确曾把反对派议员倾慕东欧变天上纲为“颠覆中共政权”、尊重台湾人民上线为“支持台独”，若配合旗手参与辅政，更多的内部矛盾化为敌我矛盾，更多“参考报告”引用“外国实力论”（有不少评论已把这次乱局归因为“外国实力乱港阴谋”），更多地鞭挞港英殖民历史（例如“八万五”会逐渐变成彭定康的失政），恐怕难免。

8、假如选战被破坏的规范不能在短期内被匡正，它们会变成香港政治的常态。由于候选人都没有具体批评选举涉及的不君子（或非法）行为、和推行敌我矛盾旗手，新政府将先天没有“不在背后参与暗黑行为”的认受。当这类事情出现，社会难免先入为主，认定明亮背影有黑暗，不再信任政府，发生什么事，民众都会犬儒地想：“至于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这是威权政治的常态。

9、当“竞选办”和“支持者”、君子与不君子的分工被默许，余此类推，日后“政府外支持者”的“不君子行为”会再也没有制约。此路一开，“地下政府”不难出现，就是不出现，遇上六月飞霜的怪事，发现“上帝之手”、“天眼”，民众也杯弓蛇影。处理最机密内容的独立调查机构（例如廉政公署）的公信力，也可能逐步被蚕食。

10、政党得到启发，其支持者也将不断成立可切割的新组织，负责不君子行为，自己则君子下去。一些“力量”近年的冒起，已似是执行这模式的初阶。这类组织正正以损人不利己的“人格谋杀”为运作宗旨，主业并非提升自己的公信力，特别活跃于网络世界，这也会令提供相关服务的网络公司蓬勃发展。

11、面对从没有遇过、不是靠曾荫权式 spin-doctors 小家子气做政治化妆、而是懂得在大棋局操作的对手，泛民的民生议题将被掏空。当议题余下被掏空的民主，泛民会继续在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角力中进退失据，加上要面对不君子行为为主业的组织冲击，若继续响应不善，被边缘化指日可待，新一代人才不少会情愿走进“左倾建制”，澳门反对派的际遇即为殷鉴。优胜劣汰，原属正常，泛民也是时候吃够老本，寻找自己的新定位。但若一并被淘汰的包括他们坚持的言论自由等香港核心价值，到了选民日后重新明白其重要性，或已不能回头。



12、在“旧社会”担任核心价值捍卫者的学者、律师，随民粹主义兴起、政府以上述方式操作，公众形象只会愈来愈差，成为“讼棍”、“学棍”，基于“学者评论公共事务就是政客”的理论，不少人会怕麻烦，逐步在专业划地为牢。那时“二十三条”立与不立已毫无分别，将不会引起“防暴镇压论”一类争议，因为社会已无须再担心政府要以国家安全之名，处理言论自由问题。

13、当上述各点逐一出现，参与社会的人会开始人人自危，即如写这类文章，也不知有何后果。几位近日撰文的朋友，无论是批评唐、梁，都说有很多“信息”传来压力，经历前所未有。慢慢地，自我审查就会出现，面对政治险恶，有心人都会却步。那时的香港，对国家还有什么价值？

再说一遍，但愿一切都是过虑。我不喜欢政治，曾有这三个阵营的朋友邀请参加不同界别的选委选举，我都不希望掺和，此刻更无他意。我深知这类长文看的人不多，一切大局已定，只是在历史转折，应向自己交代而已。我曾承诺不评论本土事务，这次选战是例外，因为目睹种种对所有规范的挑战，令人神伤，如此无力，更教人知所进退。新特首七月就职后，我会离开公共空间一段时间，回到纯粹国际关系研究的岗位，可能会在新的学术环境工作，Round table 理事会主席一职将交卸下来，目前十多份报章、杂志、电台专栏会停写绝大部分，直到对人生有清晰反思为止。王主任，但愿日后的香港，还是你我珍爱的香港。

（沈旭晖，香港国际关系学者，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他以每周或每月方式撰写评论文章及散文，发表于香港媒体和其他华文媒体。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2/03/万言书——致港澳办王光亚主任/）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重庆

3 月 15 日中共发布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等职务的消息后，当晚的《重庆新闻联播》播出了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的内容。中组部官员宣布了人事调动决定，李源潮表示王立军事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也发表了讲话，而市长黄奇帆则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

新闻：http://fmn.cc/GF984G

中国宣传并极力推崇毛泽东思想，言论左派的乌有之乡网站，自 3 月 15 日新华网公布了中共关于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领导职务，以及王立军被免去重庆副市长职务的消息之后，很长时间内处于无法打开的情况，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新闻：http://cn.fmnnow.com/?p=3232

BBC3 月 15 日报道称，中共中央免去薄熙来的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例行记者会上被多名记者问到事件的发展，不过他拒绝回应薄熙来是否仍在政治局，而且对于王立军案的进展，他也表示未有进一步资料提供。

新闻：http://cn.fmnnow.com/?p=3279

3 月 15 日上午，中共宣布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等职务的消息之后，当晚地方新闻联播后重庆卫视成为红色卫视一年多来首次播出了商业广告，引发了关注，对于是否会改版，卫视方面表示暂无计划，不过有数据显示，重庆打造红色卫视后，亏损高达 3 亿元。

新闻：http://fmn.cc/wV7GOq

自从 3 月 15 日宣布了重庆高层得到人事调动后，当晚播出的重庆新闻联播中显示，中国宣传部的官员也到达重庆，17 日重庆媒体头版刊登了拥护中央决定的多篇文章。同时，连日来重庆各个部门、38 个区县纷纷召开会议，表达拥护中央决定、服从党和国家大局的态度，同时要维护全市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

新闻：http://cn.fmnnow.com/?p=3328

http://fmn.cc/yKUEk5

http://fmn.cc/zRZYrS

重庆市政府在 3 月 19 日上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传达贯彻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精神，同时表示今年 5 月份将召开重庆党代会，选出重庆新一届的市委班子。

新闻：http://fmn.cc/GJ7jFn

重庆进来的动荡引发了商业人士的担忧，重庆官员近来同当地的工商业进行见面稳定人心，黄奇帆出席计算机商座谈会时，有台商表示，近来重庆发生一些变化，大家关心政策的延续性，黄奇帆回应称政策会继续推行。

新闻：http://fmn.cc/GJ7r7U

各类政府新闻

截止 3 月 15 日，北京 78 家部门公开了他们的“三公”经费，近七成单位“三公经费”压缩，且有 48 个部门公布了在职人数，这 48 部门的人均“三公”为 5100 元，同时天安门管委会广场大屏幕一年花费高达 1600 万元，也引发了外界质疑。

新闻：http://fmn.cc/xTTk2w

3 月 19 日审计署网站上公布了京沪高铁的审计报告，审查出了项目存在的沿线个别地方基层单位套取、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资金 4.91 亿元，拖欠材料款共计 82.51 亿元，个别工程管理不到位，以及土建施工和个别物资采购招投标不规范等问题。

新闻：http://fmn.cc/FPAgj0

3 月 19 日上午有消息称发改委价格司下午将召开会议，19 日晚发改委发布消息称 20 日零时起将上调汽柴油零售价 600 元/吨，汽油约 0.44 元/升，柴油约 0.51 元/升。这也是今年第二次上调油价，而且幅度之大出人意料。

新闻：http://fmn.cc/x9DGXl

3 月 20 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昨日发布消息称，经国务院批准，社保基金理事会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投资运营广东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 1000 亿元。此举在全国尚属首次。据称大部分资金会投资在有固定收益的项目上。

新闻：http://fmn.cc/GFaaNW

近日网络上有微博称“最高法否决浙江省高院对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吴英的死刑判决”，3 月 20 日上午，最高法相关负责人针对此事回应称，吴英得到死刑复核目前没有最新消息。

新闻：http://fmn.cc/GBkaGR

中国教育部网站 3 月 16 日发出通知，称考研泄题案的主要疑犯被抓，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招生单位加强复试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录取公平公正。对于作弊学生也规定要取消他们的考试成绩，在校生一律开除学籍。

新闻：http://fmn.cc/GF9Hvf

日前，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建立律师宣誓制度的决定》，规定律师在获得执业许可之日起 3 个月内，应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律师协会组织进行宣誓。宣誓词包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内容。

新闻：http://fmn.cc/GI6HLD

事故

国家海洋局通报称 3 月 13 日 17 时，韩国籍货轮雅典娜在广东省遮浪附近海域遇险倾斜沉没，该货轮载有 7000 吨硫酸及 140 吨剩余燃料油。同时检测称该货轮已出现燃料油泄漏，对于硫酸是否泄露还需检测。

新闻：http://fmn.cc/zSwrqI

3 月 15 日凌晨 1 时左右，在山东临沂市苍山县鲁城镇境内济钢集团石门铁矿有限公司基建矿井发生的罐笼坠落事故，酿成 13 人死亡的惨剧。

新闻：http://fmn.cc/xP21ER

广西桂平市政府 15 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3·11"水上交通事故 20 名遇难及失踪人员名单。由于人数三次变化引发了当地瞒报死亡人数的质疑，桂平方面回应称绝不存在瞒报问题。

新闻：http://fmn.cc/GF9S9S

3 月 18 日凌晨，北京四环保福寺桥发生一起车祸，一辆法拉利撞上墙壁导致车体分离，事故造成车上一男子死亡，两名女子受伤，但是随后人们在微博上搜索"法拉利"时，却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和法规，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从而引发了坊间的猜测。

新闻：cn.fmnnow.com/?p=3359

维权

3 月 15 日河南新乡千余民警在雨中打横幅维权讨要团购房，活动持续了 6 个小时，当地领导除了劝告维权者离开后，并未给予实质性承诺，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

新闻：http://cn.fmnnow.com/?p=3314

广东惠来县继平海镇因土地问题爆发抗议事件后，桃美村再发生村民同当地污染企业发生冲突的事件，有 4 名参与打架的人员被警方刑拘，且自 3 月 16 日以来有 19 人被警方逮捕。

新闻：http://cn.fmnnow.com/?p=3335

贵州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网在 3 月 20 日发出通告，称 3 月 15 日雷山县永乐镇开屯村与贵州省虹博矿业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矿群矛盾纠纷，冲突中有 9 名村民该公司人员被砍伤，另有包括公司主要负责人在内的 14 人被警方刑拘。

新闻：http://cn.fmnnow.com/?p=3412

新疆、西藏

据阿坝新闻网 3 月 13 日报道，近日，阿坝县安检局、工商局、公安局、经贸委、消防队等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安全大检查，严防私自储存销售汽油、柴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此前阿坝县曾多次发生藏人为抗议而自焚的事件。

新闻：http://fmn.cc/xDKOXb

乌鲁木齐市 3 月 16 日召开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区县、各相关单位今年集中人力、物力对政治宗教类非法出版物、淫秽色情文化垃圾等进行长效治理。

新闻：http://fmn.cc/FOBJB7

3 月 19 日的《西藏日报》刊登一则评论，题为要《继续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了四种拥护胡锦涛在两会期间参加西藏团讨论的观点，其中表示西藏方面要整治流动僧尼并规范活佛转世管理的观点引发了争议。

新闻：http://fmn.cc/FQzBbV

新疆库尔勒市教育信息资源网刊登消息，称当地教育部门为了凝聚退休教师力量坚决抵制宗教渗透，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更好地维护稳定，建设和谐校园，于 3 月 14 日下午召开老干部会议并组织退休教师签订《不参加宗教活动承诺书》。

新闻：http://cn.fmnnow.com/?p=3426

其他重点新闻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已近四年，3 月 18 日有媒体记者在北川擂鼓镇中心敬老院里采访时发现，地震后外界捐助的一些救灾物资至今尚未开包，被积压在仓库中。虽然北川方面表示是存储救灾物资，但是当地居民却透露了其他信息。

新闻：http://cn.fmnnow.com/?p=3353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香港两大超市集团百佳和惠康日前已经停售蒙牛和伊利，两家超市的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没有这两个品牌的奶制品，而且惠康超市一年前就已停售，但是具体原因并不清楚。随后转载了此新闻的媒体均将此消息删除。

新闻：http://cn.fmnnow.com/?p=3510

《解放军报》3 月 19 日刊登一篇评论员文章，文中称“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国内外敌对势力总会借机兴风作浪”，还提出要“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

新闻：http://fmn.cc/FQzD3C

广州警方在街头设置数十个检查点，截查路人身份证，若被目测认为形迹可疑又无身份证明将被传唤进一步盘查，此举引发了人们的反对和猜测，但广州警方称是在依法查验身份证。

新闻：http://fmn.cc/xGbxgz

特首候选人梁振英、何俊仁及唐英年 19 日晚上出席选委答问大会，梁振英反驳上星期唐英年的抹黑指摘，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硬销 23 条时提出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和缩短商台的发牌年限。唐英年称对梁振英提防暴队和缩短商台发牌年限一事到廉署备案。

新闻：http://cn.fmnnow.com/?p=3386

http://cn.fmnnow.com/?p=3408

继浙江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近日江苏常熟又有两名老板因欠债而跑路，合计涉案资金超过 8 亿元，很多债主讨债无门引发当地恐慌情绪，常熟官方表示已成立调查组。

新闻：http://fmn.cc/GF9Te5

据外媒报道报道称，3 月 21 日有越南官员表示，今年 3 月 3 日，中方扣押了两艘越南渔船及共计 21 名越籍船员。被捕时这些人正在中国西沙群岛附近捕鱼。中方当晚对媒体称尚无法证实此事件。

新闻：http://fmn.cc/GEeZGt

http://fmn.cc/GDEAhd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秦晖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Online（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cochina）

本期编辑：王陶陶 黄海

校订：陈楚君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周梦蕾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